



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

宣化老和尚講述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六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

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在這前邊，是大勢至菩薩修的念佛法門。念佛的法門，對於現在世界的眾生是很對機，很相應的。為什麼呢？在這部經上說，「末法眾生，一億人修行，豈一得道。」十萬曰億，這很多很多了；一億人修行，連一個得道的也沒有。那怎麼辦呢？你不要擔心，「唯以念佛得度」，只有你念佛這個法門是很容易的；這個念佛的法門，是「橫超三界，帶業往生」的法門。

怎麼叫「橫超三界」呢？這有一個比方，比方這麼一棵竹子，竹子裏邊有個蟲子；這個蟲子若是一節一節的把每一節都嗑透了，然後鑽出去，需要很多的時間；若是念佛，就像這個蟲子在旁邊這麼咬出一個窟窿、一個洞，可以很容易就出去了！這叫「橫超三界」。

帶業往生，是帶宿業不帶現業，帶舊業不帶新業。怎麼樣呢？這是在你沒有懂念佛

之前，你造的罪業，都可以帶著這個業去往生去；你知道念佛了，你又還造業，那就不可以帶去。你知道念佛，就要改過自新了，不要還造業；你若再造業，那不單帶不去，而且還要業上加業，罪上加罪——你明知故犯，這罪加一等。所以帶宿業，是前生所造的罪業可以帶去；今生你念佛之後，就不應該再造罪業了。

你現在明白佛法了，說：「喔！我現在念點佛，我一邊念佛，一邊造業，將來我可以把這個業帶到極樂世界去。」那是錯誤的！所以，你明知故犯，罪加三等；不單帶不去，而且你也不能往生了。為什麼不能往生了呢？你所造的業就把你贅住了，所以不能往生了。我們信佛的人，知道念佛了以後，切記不要再造罪業了！這就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所說的，這是很要緊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這個念佛的法門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念佛呢？就因為我們和阿彌陀佛有大因緣。阿彌陀佛在十個劫以前成佛，在沒成佛之前，那時候他做比丘，叫法藏；他在當時發了四十八個大願，其中有一個第十八願，他說：「十方眾生稱我名，若不成佛，不取正覺。」十方一切的眾生，若有念我的名號的人；他若不成佛，我也不成佛。所以因為阿彌陀佛有這個願力，所有念佛的人都會生到極樂世界去。

這個念佛的法門，也是屬於單單一宗。中國的佛教有禪宗、教宗、律宗、密宗、淨土宗，這是五大宗派；念佛法門，是最後的一個宗派。在這個世界，將來末法的時候，這部《楞嚴經》先滅，然後其他經典繼續就都沒有；最後剩的什麼經呢？最後就剩《阿彌陀佛經》。《阿彌陀佛經》剩到世界上，度了很多的人；再經過一百年，《阿彌陀佛經》也沒有了，這個末法法就將要滅了。《阿彌陀經》沒有了，還只有剩「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洪名，再度了很多的人；過了一百年，這六字洪名也沒有了，就剩下「阿彌陀佛」四個字；「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又住世一百年，然後「阿彌陀佛」這四個字也沒有了！這時候法就完全滅了，沒有佛法了；所以末法、末法，就是這樣子沒法。

我們現在還在末法開始的時候，我們若行持正法時代的事情，這叫「請佛住世，常轉法輪」；所以在這末法的時候，還不怕一切的苦，不怕一切的難。我不怕辛苦來給你們講經，你們也應該不怕辛苦來聽經；所以任何人都應該打起精神來，不要說是疲倦了就要去休息，我們要為法忘軀。你看！釋迦牟尼佛為修佛法，在雪山坐了六年；我們現在不到雪山去坐六年，也應該常常來研究佛法，不要怕辛苦。聽著佛法，拿佛法就當飯吃，我這一堂佛經若沒有聽，就好像幾天沒有吃飯了這樣子；要有這種的感想：我一定要聽這個佛法，一定要把佛法真正明白了！你真正明白佛法，

到什麼地方去明白呢？就是要多聽經。

你若不聽經，你就不會開智慧的，尤其《楞嚴經》；這部《楞嚴經》是開大智慧的。你看這二十五聖各述圓通，各說他個人所證的境界：有的從火光三昧修成的，有的從水光三昧修成的，有的從風修成的，有的從空裏邊修成的，有的因眼修成的，有的因耳修成的，有的就由六根；每一根都有人修，這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哪一界都有人修成的。我們現在聽這種道理，你把它往自己的身上來合一合，我應該從哪一根來修行呢？你不要著急！就是從觀音菩薩「耳根圓通」這兒入手，是最好！觀音菩薩也從耳根圓通修成的，阿難也是要跟著觀音菩薩來修耳根圓通。古來佛菩薩給留下這個最妙的方法，我們也應該跟著這個方法來修行，這是最容易入手的一個法門！

「爾時」：當爾之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觀世音菩薩就從座位站起來，向佛頂禮，就對釋迦牟尼佛說。

觀，就是觀看，觀察，以能觀之智，觀所觀之境——以能觀的智慧，去看所觀的這種境界。能觀的智慧，就是觀世音菩薩他自性裏邊所具足的這種智慧；所觀之境，就是所有眾生的音聲，這是一種境界。觀，要觀看眾生的苦聲、樂聲、不苦不樂聲、善聲、惡聲、是聲、非聲，觀這種種的聲。世，就是世界，有過去、現在、未來，這叫「世」。觀過去眾生的因果，觀現在眾生所造的業，觀未來眾生應該受的果報；所以這觀，要觀過去、現在、未來。他為什麼就這麼苦呢？哦！原來在前生，他就不孝順父母，對任何人也不好，所以今生受的報也不好；那麼就觀種種的音聲，這叫「觀世音」。

菩薩，就叫「覺有情」，又叫「大道心的眾生」；覺有情，就自覺覺他，自利利他。自覺，說他是有情裏邊一個覺悟的眾生；他也是個眾生來著，但是現在已經覺悟了：這是一個講法。又有一個講法，他現在是個覺悟的眾生，他想令一切眾生都要覺悟，這叫「自覺覺他」；自己得到開悟的好處了，又想令一切眾生都得到開悟的好處，所以這叫「自利利他」。這是「菩薩」。

我們學佛法的人，這「菩薩」怎麼樣個意思？也應該記得。不要像那個「Sangha（僧伽）」似的，你問這 Sangha，開「Sangha 聯合會」，提出 Sangha（僧伽）兩個字，沒有人會講；你說，這簡直是想不到的事情！譬如這個「菩薩」，你見著學佛法的，問問他：這個「菩薩」是怎麼樣講法？菩薩就是「覺有情」，覺悟一切的有情；又叫一個「大道心的眾生」，他的道心最大，他也是眾生之一。你不要把菩薩看得不是眾生了，菩薩也是眾生的，不過他成了菩薩了，比我們聰明，比我們有神通；我

們眾生是很愚癡的，所以才沒有跑到前邊去。聰明的人就跑到前邊去，我們是愚癡人，就落到後邊。

講到這兒，我再給你們講一個公案；這不是對著果前講的，但是也多少要給他聽一聽。以前有一個菩薩，他沒有成菩薩之前，他就聞到佛法，想要出家。你說怎麼樣啊？他家裏父親、母親對他非常愛惜，就不准他出家，他就想出一個方法來。什麼方法？這個方法是個最壞的方法；最壞的！怎麼樣壞法呢？你們誰也猜不著怎麼樣壞法。

他同著他父親、母親坐到船上，到海裏去遊；說是：「你不叫我出家，我現在心裏很悶的。我們去遊遊船河，坐船到海裏去玩玩，去釣魚去！」父親、母親很高興的說：「這好了！」就同他去釣魚去。他拿著釣魚竿子和釣魚的這些個工具，就去釣魚。到了海裏，你說怎麼樣啊？這個人給他父親一個釣魚竿，給他母親一個釣魚竿，叫他兩個人在那兒一起釣魚。他父親、母親正釣魚釣得入了「釣魚定」了，看著那個水漂，看著看著，看到目不旁觀，心不外緣，什麼也不想了；正在這個時候，你說這個要出家的兒子怎麼樣啊？這麼兩個手，一個手一掌，把父親、母親都推到海裏去了！

這回他把船擺回來，就出家了；說你不叫我出家，這回我一定出家。出家之後，就拼命用功，拼命用功，以成佛為旨；等到成佛，證果，然後再度他父親、母親去。你看！這是不是最壞的一個方法？所以他出家之後，什麼旁的心都沒有，就是一個修道的心，一點也不懶惰，一點也不懈怠。為什麼呢？如果他不成佛，他是一個大不孝的人；如果他成佛了，就變成一個大孝的人。所以你想一想，一樣的事情，看你怎麼樣做！

（編註：當時正好有一皈依儀式，括弧內為上人打皈依時之開示：「我不收的。我所有的皈依弟子，你們看我不夠師父的程度、不夠師父資格的，你們願意拜誰做師父，盡量去拜去，沒有關係，我不管的。不過旁人的徒弟，其他法師的徒弟想要皈依我，我是不收的；我認為你這樣子就是佛教的一個敗類，所以我不收的。你們願意做佛教的好的弟子、是願意做敗類的弟子，隨你們自己去，我不管！」）

「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回憶追念我往昔的時候，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有無量無數這麼多恆河沙的劫；在那個時候，有佛出現於世，這位佛的名字就叫「觀世音佛」，這是古觀音。現在這位觀音，是現在的觀音菩薩；這古觀世音，是觀世音如來，他大約也是從耳根修得到圓通。

「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我在這位古觀世音的面前，我那個時候就發菩提覺道的心；這位古觀音就教我從這聞、思、修得到這個定力。聞，就是一種聞的智慧；思，就是思的智慧，思念的一種智慧。這個「思」，並不是第六意識那個「思想」的「思」，而是靜慮的意思；靜慮，就是用坐禪的功夫來修道。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個「聞」是聞的智慧，從什麼聞呢？本來鼻子聞香味也叫聞，這個聞是耳根。這種聞的智慧要向內聞，不要向外聞；不要跟著聲塵跑，就是不隨——前邊不說「不隨著六根去轉」？這就是「反聞聞自性」。反聞，不是向外聞，要回來；這個聞，是聞自己的自性。就是把身心都收攝回來，不要向外馳求，不要向外去找東西；要迴光返照，返回來聞自己的性。所以最初在這個聞性中，向裏回來聞這自性，入聖人的法性流，把所有外邊這六根、六塵的境界都忘了它。亡所，就是六根、六塵都忘了，沒有所執著的境界。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這六根、六塵的來源已沒有了，斷了，就入自己自性的流。入自己自性流，自己的自性也就寂靜了，就非常之靜；在這寂靜到了極點，動、靜這兩種相，很明瞭地它不生了。動有動相，靜有靜相；但是現在靜也沒有了，動也沒有了。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像這種靜的清淨境界，一天比一天就增加，一天比一天就圓滿，乃至於聞自性這種聞的能力盡了，所聞的境界也空了！這能聞和所聞都沒有了，也沒有一個能聞的，也沒有個所聞的；能聞的是耳根，所聞的是聞自性：能聞和所聞都盡了，都沒有了。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這個時候，聞性既然盡了，也無所著住了；任何地方也沒有了，就連有所感覺這個覺悟的心，和所感覺的境界都空了，都沒有了。這個時候，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了。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這個空和覺性，都到最圓滿的境界上；這能空的心和所空的境都滅了，沒有了，就連一個空也沒有了！你有一個空的存在，你還執著空呢！但是現在空也沒有了。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生、滅這種的心既然滅了，這時候，真正的寂滅之樂

就現前了。那時候，哦！那種境界真是樂不可言的。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在這寂滅現前的時候，忽然間就超過這個有情世間和器世間這個世間了；這時候，和十方的世界都互相融通而圓融無礙了，就獲兩種殊勝的境界。

「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第一的，就是向上可以和十方諸佛這個本妙覺心相合了，和十方如來的慈悲心是一樣的。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第二的殊勝，就是向下可以和十方一切的六道眾生都相合了，和這一切的眾生也一樣的有這種慈悲的心。悲仰，這種悲心是仰求於佛的。

這個「六道眾生」，我們聽經聽得很久了，不知道還懂不懂什麼叫「六道眾生」？按著我們人，眼、耳、鼻、舌、身、意，這也是六道眾生，六道輪迴；色、聲、香、味、觸、法，這也是六道眾生，六道輪迴；都轉來轉去的，這是我們自己自性裏頭的六道眾生。自性這六道，和外面的六道是接連著的。

外邊的六道，就有天道，這天上的；有阿修羅，就是一切好勇鬥狠這一類的眾生。修羅性就好作戰，屬於善的方面，善的阿修羅就保衛國家，去當兵去；屬於惡的方面，這阿修羅就去作土匪，打劫強搶，這是惡性的阿修羅。阿修羅，天上也有，人間也有，畜生裏也有，鬼道裏也有。所以這阿修羅，有的時候就說他是「三善道」，天、阿修羅，加上人，這是三善道；有的時候，又把他列入「四惡趣」裏頭，就是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這合起來，「天、阿修羅、人、地獄、餓鬼、畜生」，叫「六道輪迴」，這是六道裏頭的眾生。

現在，觀音菩薩，在佛是比他高上了，所以說，「上合諸佛慈悲的慈力」；六道眾生，是比觀音菩薩的地位低了，所以說「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的眾生」。這眾生，就是眾緣和合而生，不是一種因緣才生出來的，是多種因緣，種種的因素而生出來。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脩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世尊」哪！「由我供養觀音如來」：因為我供養那位觀音佛。「蒙彼如來授我如

幻聞熏聞脩金剛三昧」：我得蒙那位觀世音如來授我這種如幻的薰習反聞聞自性和修行反聞聞自性，成了這種金剛定。怎麼叫「如幻」呢？就是修而未修，未修而修，也就是念茲在茲，永遠不忘。你說不忘，他還沒有想著；你說沒有想著，他又沒有忘，這就叫「如幻」。聞熏，天天修這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來熏習；聞修，又這樣反聞聞自性來修行。

「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由於得了這種金剛定，和佛如來慈悲的力是一樣的，令我自己的身成三十二應身，到一切的國土去教化眾生去。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假如所有的十方一切的菩薩他得到這個三摩地，他想再往前進取，修行真正無漏無餘的涅槃，他發生一種最勝妙的智慧，而現出一種圓通的境界。「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我我雖然沒有成佛，因為我和佛慈悲的力量是一樣的；所以在遇著這種的眾生，我就以這種慈悲的力量來現佛身，給這個菩薩說法，令他得到解脫成就。

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三果以前的阿羅漢，都叫「有學」。假若有一些個阿羅漢得著一種寂靜的快樂，得到一種妙明的智慧，他也是發生這種殊勝的智慧而現出圓通。「我於彼前現獨覺身」：獨覺，也是二乘人；在無佛出世的時候，他修十二因緣，「春觀百花開，秋觀黃葉落」，悟得天地間萬事萬物自生自滅這種道理而開悟的。我在這個眾生的面前就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假若有三果以前的阿羅漢，他明白而斷了十二因緣；這十二因緣一斷，就發生一種勝性，這種勝妙現出一種圓通。「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我，觀世音菩薩自己稱自己。我就在他面前現一個緣覺身來給他說法，令這個緣覺得到解脫。

這十二因緣，前邊講了很多次了，也是很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是都有連帶的關係的，所以叫「十二因緣」。無明若滅了，行

也滅了；行若滅了，識也沒有了；識沒有了，名色也滅了；名色滅了，六入就滅了；六入滅，就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這是一種「還滅門」。

因為修阿羅漢的，他把這無明認識清楚了；人生來的十二因緣這種關係，生了死，死了生，在這生死輪迴裏頭來回受生，生生死死地，所以他就把它滅了！先滅無明，你沒有無明了，就沒有行了；沒有行了，也沒有個識了；沒有識，就沒有名色了；沒有名色，就沒有六入了；沒有六入，就沒有觸了；沒有觸，就沒有受；沒有受，就沒有愛；沒有愛，就沒有取；沒有取，就沒有有；沒有有，就沒有生；沒有生，就沒有老也沒有死了。

「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假設有這種聲聞人、阿羅漢，他明白四諦的空理；他依著道修行，得到涅槃的快樂，他這種殊勝的性現出一種圓滿的境界來。「我於彼前現聲聞身」：我在這個聲聞人的面前就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為什麼我要現聲聞身呢？因為和他同類，說話他容易相信。好像彼此好朋友，你說話這個朋友就會相信的；如果大家沒有什麼緣，你講什麼好聽的話，他也不相信的，所以要現同類的身來去教化他。聲聞，就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這是小乘，都是二乘人。

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這個眾生，就也不是聲聞、也不是緣覺、也不是菩薩，就普通的六道眾生。假設有一切的眾生他想要得到開悟，心裏想要真正明白，不犯貪欲這一些個塵勞，他想要他自己身得到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我在這個時候就現一個梵王身。梵王，就是天上的大梵天王。「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假設有這類眾生他想做天主，要管理這一切的天。這個「天主」，就和天主教所說的「天主」是一樣的。「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帝釋，就是天主，是天上的一個主人。我在這個眾生的面前就現天主的身，而為說法，令這個眾生的欲望都成就。

由這部《楞嚴經》，你沒有聽過《楞嚴經》你不知道，好像天主教他所崇拜的聖母，

那聖母是誰呢？就是觀世音菩薩。為什麼他們信她呢？也就因為他們那一些個天主教的人都願意生天；所以觀音菩薩就現這天主身去教化他們，令他生到天上，然後再回來。觀音菩薩為什麼引誘他們上天，給他們說這個法呢？因為他最終的目的，也無非是想這一切的眾生信佛的；不過他們現在願意生天，就叫他們先生天去，然後一點一點地回來再信佛。

我們一般人，覺得這是很長的時期；其實在佛菩薩的眼裏看，這是很短的，好像就是一轉眼之間，就一剎那一樣的。這好像我們人，本來父親、母親想叫這個兒子學一個很好的技能；這小孩子他不願意學這種的技能，他願意學旁的去。於是乎父母也就隨他：「你學旁的啦！」結果呢？轉來轉去，還是想他學一個最好的技能。所以觀音菩薩來教化眾生，也就是眾生有什麼心願，他就遂心滿願；但是他最後的目的，無非想要引度眾生都成佛去。

「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若所有的一切眾生願意他身得到隨意自在，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願意到十方去旅行去。「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就在這個人的面前現這個自在天身，我給他說法，令這個眾生的欲望都成就的。自在天身是遊行自在的，他歡喜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

「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假設有一切的眾生他想很自在的，身體能隨意變化飛到虛空裏去。「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有這種的願望，我就本著上通佛的慈力這種的精神；於彼前現這種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他成就他的願望。大自在天，就是在天上一種非常自在，非常的快樂的這種天。

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假設有這個眾生，他歡喜統領鬼神，役使鬼神——就是支配鬼神；他為什麼支配鬼神呢？他想救護他的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我在這個人的面前，現天上的一個大將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愛統世界，救護國土」：假設這個世界有眾生，他願意統領世界，做世界的領導者，他想要保護他國土的一切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我在這個人的前面，就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這四天王，東方叫持國天王，南方是廣目天王，西方是增長天王，北方是多聞天王。這個人若想統理世界，保護

眾生，觀音菩薩就現四大天王的身給他說法。

「若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假設有眾生想要生到天上去享天福的，在天上他還可以驅使鬼神。令這個鬼：「你給我去做一件什麼事。」令那個神：「你去給我做一點什麼工作。」驅使鬼神這個事情，很平常的，人以為是很奇怪的，其實不奇怪。假設有人願意驅使鬼神的話，「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我在這個人的面前現四天王的太子這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樂為人王，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其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割斷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樂為人王」：假設有眾生他願意做人間的國王、皇帝。「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在這個人的前面就現一個國王的身體，而給他去說法，令他成就他的願力。

「若諸眾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假設有眾生他歡喜做有錢的人，做一個大家庭的主腦；這個世間所有的人，對於他都推崇而禮讓，對他非常的恭敬而也相信他。

「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在這個人的前，就現一個大富長者的身份，為這個人說法，令他成就他的願力。

長者要有十種德行，才夠上長者的身份。十種的德行是什麼呢？第一，姓貴。這個姓要尊貴，不是那種賤人。第二，位高。他的職位非常高。第三，大富。就是非常有錢的。第四，威猛。要有威猛，很有威風；威，就是具三千威儀；猛，就是很勇猛。第五，智深。他的智慧非常的深。第六，年耆。他年齡也很高很大的。第七，行淨。他的行為非常地清淨，沒有一種染污法。第八，禮備。他對任何的人都有一種禮貌。第九，上歎。在他上邊的人都稱讚他，讚歎他。第十，下皈。在他下面的人就統統地都依歸他，就眾望所歸，一般人對他都生一種信仰心。要有這十種德行，然後才可以稱得一個長者。

「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其居」：若有一類的眾生他歡喜談名言，他自己認為自己很清高的。什麼叫「名言」呢？就是詩詞歌賦。他或者吟詩，作賦，或者作對；就古來這些個名人所作的文章，所寫的詩，他都可以唸得出來的。在晉朝的時候，有所謂「清談」，像竹林七賢。這一些個歡喜談這種名言的，看著自己很清高的；

你叫他做一件不清高的事情，那他怎麼樣也不做的，這就叫「清淨其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我在他的面前，就現個在家的居士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假設有這一類的眾生，他歡喜治理國家的朝政；對於國家的大事他可以去處理，或者判斷州縣一切的事務。「我於彼前，現宰官身」：我在他的前邊就現一個做宰相或者做大官的一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假設有眾生歡喜數術，他想修一個咒法來保護自己。數，就講數學的；術，就是一切的法術，一切的技術，或者一些個外道的咒術。好像那黃髮外道——魔登伽女的母親唸那個先梵天咒，就屬於這種數術之類的。

「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我在他的前邊就現這個婆羅門身。婆羅門是印度一種外道的名稱，這種外道翻譯成中文，就叫「淨裔」，就是因為他修清淨行的；這種的人有很多法術的，可以唸咒，可以有種種的邪術。觀音菩薩因為恆順眾生的關係，所以也就現這個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假設有男子歡喜學習一切的經教，然後又要出家，修持各種戒律。這個戒律是最要緊的，持戒律的人不能講大話，不能打妄語；最低限度，這五戒要守著。五戒，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那麼持諸戒律，就不是單單五戒了；五戒、八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二百五十條戒律，他都持守這個戒律，不會犯的。「我於彼前現比丘身」：我在他的前邊就現一個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出家，出什麼家呢？出家有三種。第一，出世俗家。世俗家就是世間。第二，出煩惱家。煩惱就是無明，要出這個無明家，不要在這個無明的家裏住著。第三，出三界家。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又叫「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要出這個三界家，因為出三界才能證阿羅漢果；如果你不出三界，就不能證阿羅漢果，所以要出家。

比丘，這個講了好多次了，這個意思恐怕人又都忘了。比丘有三個意思：第一，乞士。比丘要天天要去托鉢化緣，自己不立煙炊，不做飯吃的。

第二，怖魔。等你受三壇戒登比丘壇那時候，羯摩和尚問：「汝是丈夫否？」他答說：「我是大丈夫。」又問：「你已發菩提心否？」，他說：「我已發菩提心。」已經發菩提心了，然後給他授比丘戒。這時候這個地行夜叉就報告給空行夜叉，空行夜叉就報給飛行夜叉，乃至於報到六欲天的天魔那個地方去，說這世界又有一個人出家做比丘了；這時候，魔王就生恐怖了。魔王說：「啊！我的眷屬又少了一個，佛的眷屬又多了一個。」所以魔王就恐怖了。

第三，破惡。破什麼惡呢？破煩惱惡。我們人人都不知道，有的時候就生起煩惱來了；一生了煩惱，什麼本事也沒有了，就想要學壞，就往些壞的學，就有這個本事了。譬如吃齋的人，一有了煩惱，說：「哦！我不吃齋了！我都吃肉了！」譬如戒菸的人，很久不吸菸了，他來了煩惱：「啊！我吸菸了！」於是乎，喔！鴉片煙、大麻菸、普通的香菸，一連串的就吸起來了；噴雲吐霧的，左一口雲，右一口霧，他吸進去，吐出來，喔！好像成了一個神仙，會噴雲吐霧了！

會喝酒的人發願說：「我戒酒了，我以後再不喝酒了！」啊！脾氣一來，買一瓶白蘭地喝醉了，一醉解千愁啊！殊不知他喝完了，越喝越愁，愁上加愁；不過那個時候他不知道了，喝醉了。然後醒酒了，周身骨頭都痛。這你問一問有喝醉酒經驗的人，他會懂得。喝醉酒之後再醒來，身上骨頭都痛的，覺得非常地不舒服。但是他如果沒有錢，那就不要講了，想要喝也沒有；若有錢，看看袋裏有多少錢，再去買瓶酒回來飲。為什麼呢？就是一醉方休；這喝酒的人，以這個醉就是他的本事了。

總而言之，你平時想不做什麼事情，哦！煩惱一來了，都想去做了。甚至於我發願一生不想殺人，啊！煩惱來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整個世界人都殺死了他！於是乎拿把刀到處去殺人。你說，這都因為這個煩惱；所以這煩惱是要不得的。不要生煩惱，要出這個煩惱家，又要出這個三界家；所以出家有這麼多的講法，若是詳細講，那太多了，講不過來的。

「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持諸禁戒」：假設有女人她也是好學佛法，好學經教，也是出這個世俗家、煩惱家、三界家，修持各種戒律。女人的戒律比男人多。女人持三百四十八條戒，比男人多了一百零二條戒。因為女人的身體叫「五漏之體」，所以戒律也多了很多。「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我於這個人的面前就現一個比丘尼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樂持五戒」：假設有男子他歡喜受持五戒，殺、盜、淫、妄、酒保持不犯。「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我就在他的面前現一個男居士的身。「而為說法，

令其成就」。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假設有女人她自己受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我於這個人的面前就現個女居士的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脩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脩家國」：假設有女人她修持內政，而治理這個家國的事務。內政立身，就管理家務，或是管國家內政的問題。「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這個「家」字，讀做「姑」。在中國有一個曹大家，她專到皇宮裏去教這些個妃嬪讀書，所以一般人都稱她叫「大家」。那麼這個「大家」，大約也是教化一切的夫人、命婦之類的。我在她的面前或者現一個女主人的身，或者在國家做第一夫人的身，或者是什麼有地位人的太太，或者是女教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眾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眾生不壞男根」：假設有這個眾生他男根沒有壞過。這並不是說是他男根怎麼壞，就是沒有接近過女人，這叫「童真」；因為他沒有結婚，也沒有接近過女人，這叫一個「處男」。「我於彼前現童男身」：我於這個人的面前，也就像他那麼現一個童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處女，也就是沒有接近男人，也沒有結婚的這種女人。若有這個處女她愛惜她這個童女身，她不想接近男人，和男人結婚，受一種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那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摩睺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睺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若有天上的天人他想要出去天界，超出三界。「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這個時候就為他現天人身來為他說種種的方法，令他成

就願意出去天倫的這種方法。

「若有諸龍樂出龍倫」：若有龍牠想要出離牠同類的這種生活。「我現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觀音菩薩也就現一個龍身去給牠說法，令牠成就這個想脫離龍身的願力。現在這講到天龍八部上了。

我們現在一般的人都認為沒有龍了，或者說古來那個恐龍有多大，有多大的；這是一種不確實的說法，這龍是有的。龍在什麼地方住著呢？龍在龍宮裏住著；龍宮在什麼地方呢？龍宮在海裏頭。說是我們探險去測驗，怎麼沒有測驗著呢？你若能測驗得出來牠在什麼地方，那牠就不是龍了。為什麼呢？龍是一種神物，牠有神通；牠能大能小，能隱能顯。牠這個身體大遍虛空，小如微塵，都可以的；又可以忽隱忽現——隱，就是隱遁了；現，就是又現出來了。牠變化無窮，神通力量是很大的；可是神通再大，龍還是個畜生，並不是人類。

那麼為什麼龍牠有這種神通，又還是畜生身呢？因為這個龍在前生修道的時候，牠發大乘菩薩心，這叫「乘急」。牠對修戒律上不注重，不守戒律，只發心行道，所以很隨便的，這叫「戒緩」。因為牠乘急，所以牠就有神通；因為牠戒緩，所以就墮龍身。每一類眾生，我們都應該知道牠是怎麼一個來源。

「若有藥叉樂度本倫」：若有藥叉牠想不做藥叉鬼了，「我於彼前現藥叉身」：我就到牠面前，也就現一個藥叉鬼的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藥叉又叫「夜叉」，這一樣的，這都是印度話，翻譯成中文，音有多少的出入；中文叫什麼呢？就叫「捷疾」，就是跑得非常快的；又叫「勇健」，牠既勇猛，又有力量。這種鬼有三種：有地行的鬼，有飛行的鬼，又有空行的鬼。在〈楞嚴咒〉上不說「藥叉揭囉訶，囉叉私揭囉訶，畢唎多揭囉訶，毗舍遮揭囉訶」？這就是藥叉，是個鬼王的名字；一個鬼王統理很多的鬼，所以一叫牠這鬼王的名字，其他一切鬼就都恭恭敬敬地要聽號令了。

「若乾闥婆樂脫其倫」：若乾闥婆牠想不做乾闥婆。乾闥婆，是梵語，中文叫「香飲」。因為他是以聞香做他的食，所以有的時候他又在玉帝那兒給奏音樂。因為玉帝那兒，有的時候就燒上沉香木，牠聞到這股香氣，就來了；來到那個地方，他一歡喜，就給玉帝作樂——奏音樂 music。「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阿修羅樂脫其倫」：假設有阿修羅牠願意離開牠的眷屬，而不做阿修羅。「我

於彼前現阿脩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現在講的是天龍八部，這天龍八部，《楞嚴經》上沒有「迦樓羅」；在《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上有這個「迦樓羅」。迦樓羅，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大鵬金翅鳥」。這大鵬金翅鳥也是佛教天龍八部其中的一部，在這一部經上沒有；或者這是以前抄寫的遺漏，那麼在後邊那個「一切的眾生」裏頭包著。這個迦樓羅，牠專門吃龍的，以前講過。

牠這個翅膀，大有三百三十由旬；這個由旬，小由旬是四十里，中由旬是六十里，大由旬就是八十里。大鵬金翅鳥牠這個膀子這麼一搨，把海水就會搨得乾了，因為牠力量太大了！那麼搨乾這海水，龍就露出了，牠就吃龍。把龍吃得沒有多少了，於是龍就到釋迦牟尼佛那兒求救去，說：「現在大鵬金翅鳥把我們龍的眷屬都要給吃了了，這怎麼辦呢？請佛慈悲幫幫忙，不要叫大鵬金翅鳥吃我們。」佛就給龍一件袈裟；龍用龍角頂這個袈裟，那金翅鳥就不敢吃這個龍了。

那麼金翅鳥沒有飯吃了，也到佛那兒去，叫佛救牠的命。佛說：「你也沒有人吃你，你為什麼來求救命啊？」牠說：「我雖然沒有人吃我，但是我沒有東西吃，也一樣可以餓死啊！你現在不准我吃龍了，我沒有飯吃，就要餓死的；所以還請佛慈悲，給我想個辦法。」這時候，釋迦牟尼佛就對大鵬金翅鳥說：「你沒有東西吃，等我給你東西吃！每逢我和我所有的弟子吃飯的時候，都送飲食給你。你以後不要吃龍了！」就這樣子，所以在佛教裏頭，到中午吃東西，總拿出去一點，就是給大鵬金翅鳥吃的。這部經上沒有，不過我們也應該知道有一個叫「迦樓羅」，就是大鵬金翅鳥。

「若緊那羅樂脫其倫」：若緊那羅想不做緊那羅。緊那羅，翻成中文，就叫「疑神」。疑，就懷疑；因為牠像人的樣子，而又有一個犄角在頭上長著。「我於彼前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摩睺羅伽樂脫其倫」：假使摩睺羅伽牠想不做摩睺羅伽了。摩睺羅伽也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就叫「大蟒神」；這種蟒神又叫「地龍」。前邊所說那個龍，是可以在虛空裏走；這個地龍只可以在地下走，而沒有神通，這也是佛教裏天龍八部之一。

「我於彼前現摩睺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眾生樂人修人」：假設有這個眾生歡喜生生世世都做人，也修人的福報。「我

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我觀音菩薩也就現一個人的身體，來給這一類的人說法，令他成就他的願望。

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脫其倫」：非人，就一切的畜生，但是不是人；或者有形的，或者無形的，或者有想的，或者無想的。有形的，就是有色相、有色蘊的這一切眾生，就是有形有相的。無形，就是沒有色相，沒有色蘊了。有想，他就有思想的；那麼有思想的眾生，這其中有很多。或者有無想的，這無想的眾生是什麼呢？就是土、木、金、石。這個無形的，就是一種銷沉，本來也是眾生來著，但是它墮落，就空散銷沉；它這不過是在一個時期裏這樣子，有的時候還會托生去做人的。若這一切的眾生，想不做牠自己這種眾生了。「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脩無作妙力，自在成就。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這個名字就叫妙淨三十二應身，能入每一個國家的國土去。「皆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都是用這個定力，用這一種反聞的功夫，天天地來熏修這種無為妙力，很自然地就成就這種的事情。聞熏聞修，就是用這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來天天熏修。這個「無作」，也就是和「無為」意思是一樣的。無為妙力，也不必像我們人想做一件什麼事情，要起一個念頭，打個妄想，想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這個菩薩他不需要想，也不需要動念，就在聞熏聞修這個三昧定中，就可以有這個無作妙力——不需要怎麼樣用心來想怎麼去做，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我又以這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來熏修，得到金剛的三昧這種不需要用心意識去想的無作妙力。「與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與十方和過去、現在、未來這三世的六道眾生同有這種悲仰佛法的心。六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使令一切的眾生，在所見到的我這個身心，得到十四種無畏的功德。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令諸眾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令諸眾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眾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六者，聞熏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旁，目不能視。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能令眾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第一的無畏，就以我這個不是自己觀自己的音聲，去觀這個世界上我所觀的人。「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因為我現在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成就了，所以不需要自己觀自己了，要去觀這個世界上一切的眾生了！我觀這些個苦惱眾生的音聲，令受苦惱的這一切眾生就得到解脫了。他有十四種無畏，這是第一個無畏。

「二者，知見旋復」：第二的，就是這知見就回來了——都是迴光返照。「令諸眾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令一切眾生若是能念觀音菩薩的名，或者能修行的，假設他在大火裏面，火也不能燒他。

「三者，觀聽旋復」：觀看和聽都反聞聞自性。「令諸眾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令這一切的眾生，有被大水所漂的，水不能淹死他。

有的人說：「那我就試一試觀音菩薩靈不靈！」我用一些個木頭點起火來，自己坐到這個木頭上，看看能不能燒？那一定燒的！說一定燒，為什麼觀音菩薩又說「設入大火，火不能燒」？我現在設入大火了，火怎麼又會燒呢？因為觀音菩薩這個「設」，是個假設，是你無意中遇著大火，而火就不會燒你；不是說你試驗，你故意放火燒身。那你自己願意燒，觀音菩薩管你這麼多幹什麼呢！

所以你說，觀音菩薩說，念觀音菩薩，「大水所漂，水不能溺」；我也跳到海裏去，試一試能不能淹死？那也一定淹死的。為什麼呢？你在無意中遇著苦難，觀音菩薩救你；你再有心來試驗他，他就不管你了。為什麼呢？你根本就不相信觀音菩薩！你若相信觀音菩薩，就不需要試驗；你等到試驗出來才相信，那根本你就沒有信心。所以我還希望你不需要試驗，這是一個最好的安全辦法。

「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第四者，斷滅你這妄想，你心裏也沒有殺害了。你能念觀世音菩薩，「令諸眾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他使令這一切的眾生就是

到羅刹鬼國裏去，鬼也不能傷害他。

「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第五種的無畏，是修行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這種聞性成就，六根這六結也都銷融沒有了；這個時候，這個六根可以互相為用了。「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這個時候，使令一切眾生臨當被害，譬如有人拿刀斬你的頭；一斬，這個刀就自己一段一段壞了。「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令他所使用的刀和戈、矛割到你的脖子上，就像割到水裏一樣，割過去又沒有了；也就好像吹這光似的，你吹來吹去，那光不會搖動的。

「六者，聞熏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第六種無畏，就是這個聞熏的功夫成就了，而有一種的精明，這種明的力量周遍法界；既然周遍法界都是光明，那麼這個幽暗的地方就沒有了，就不完全了。「能令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旁，目不能視」：你若是或者是修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或者念觀音菩薩，使令這個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和毗舍遮、富單那這一些個鬼，雖然牠就在你的旁邊，牠眼睛看不見你的。

藥叉，就是一種男鬼；羅刹，是一種女鬼。藥叉鬼、羅刹鬼都很厲害的，專門吃人；吃什麼人啊？吃死人。牠能有一種的咒力，不怕屍體臭；牠一唸這個咒，這個屍體也就不會臭了，牠就吃這個肉。

鳩槃荼，也是一種鬼的名字，牠是一種鬼王。翻譯到中文，就叫「魑形」；牠的形相，就好像一個大缸，或者像一個罈子那個形狀。這種鬼牠的工作專門做魘魅，是一種魘魅鬼。怎麼叫「魘魅」呢？譬如人睡著了，就或者見著一個什麼古怪的形像，令你心裏明白，但是身不能動彈；在中文的俗話，就叫「被魘住」了；魘住了，就是魘魅。這個魘魅鬼，就做這種的工作；有的時候，牠魘魅時間久了，也可以令你這個人死。這就若這個人陰盛陽衰，陽氣衰弱了，牠可以魘魅你；時間一久了，就死了。這種魘魅鬼這個世界上很多的。上邊這三個名字，在〈楞嚴咒〉上都有的。

毗舍遮這個鬼，專門吃精氣的，吃人和一切眾生的精氣，也吃五穀的精氣。富單那，就是主熱病的鬼，牠就令人有一種病，就發燒。

為什麼這一些個鬼眼睛看不見你呢？因為這鬼就怕光。你若是修這種的功夫，身上都有一種光，這鬼牠就看不見你。好像我們人間也有一種梟鳥，這種梟鳥在中文就叫牠「貓頭鷹」，牠頭長得好像貓那個樣子；這種的雀鳥白天不出來的，牠在晚間出來。晚間牠可以周圍飛，各處牠能看得見，白天牠就看不見東西；因為白天牠一

見著光，牠就看不見東西。

還有一種叫「蝙蝠」，據說牠是老鼠 mouse 變化的；牠也是白天不飛出來，晚間牠就出來各處飛了。為什麼呢？白天牠看不見東西，晚間牠才能看得見。所以天地間這萬事萬物，各從其類，這鬼也是這樣子。鬼因為牠是一股陰氣，所以你若有陽光，牠就看不見了；你有陰氣，牠就可以找到你。

「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第七，音也沒有了，連這個音性都銷了；這觀和聽都返觀諸己了，離開這一切的六塵和妄想。「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枷，就是在脖子上戴的；鎖，就是腳鐐子——在腳上一個鎖鏈子。你若能念觀音菩薩，能使令眾生受監獄關禁的，這個枷鎖就自己開了。這種情形，有很多人，有這個經驗，這不是空空就這麼說的；我們人若誠心念觀音菩薩的時候，就有這種感應。

以前有這麼一個人，他犯罪了，被人捉去放到監獄裏，監獄裏還有七、八個人，這個人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他怎麼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呢？因為當時他認識一個和尚，他求這個和尚救他；這個和尚說：「你如果想我救你，你就一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你就會離開這個災難。」這個人就念觀音菩薩。念到三日三夜的時候，脖子上的枷自己開了，腳上的鎖鏈子也開了；開了他就可以走，但是他不走。他說我一個人走有什麼意思？這還有七、八個人哪！他就叫這七、八個人也都一起念「觀世音菩薩」。那麼念了一天，又念了一天，這七、八個人的枷和鎖也都自己開了，然後一起就都走回家去。由此他們就專心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令這一個鄉村裏頭所有的人也都念「觀音菩薩」了。

「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圓聞，就是不用心來聞，而能聞一切一切音。這第八者，把這種世俗的音也滅了，反聞聞自性的音，也到圓聞上了；在這個時候，普遍生出一種慈悲的力量。「能令眾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使令這眾生經過最危險的道路，土匪不能打劫他。

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姪眾生遠離貪欲。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眾生離諸瞋恚。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

「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第九種無畏，這是離貪欲畏。熏聞，就是修行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天天日日都要去用這種功夫。那麼這種功夫修成了，熏聞離

塵，把這一切的前塵的境界都離開了；離開這個色塵的境界，色塵所不能劫。

我們人不要以為：有了美色，是一種好事情。你愛這個美色，這個美色就劫奪你家裏的財寶；你固有的這種最有價值的寶貴東西，都被這個美色給劫持去了。你若能離這個色塵，「眼觀聲色內無有，耳聽塵事心不知」。你看！「見有若無心自安」，你見到什麼美色，心裏就動了心了；在你沒見的時候，你怎麼不動心呢？你見著這個美色，一動心了，那就被這個色塵所轉了；那麼你能遠離這個色塵了，這個色它就不能來搶奪你家裏的財寶了。

「能令一切多婬眾生遠離貪欲」：這是觀世音菩薩，他能令一切多婬的眾生，遠離開這個貪欲。在《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上說：「若人多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那也就是這個意思。你多欲，什麼欲呢？就是這種婬欲心；人生最大的問題，最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這種婬欲，也就是男女的問題。你若能把男女的問題看得破，放得下，那就是真正得到解脫了；你看不破，放不下，所以你也就不可能得到解脫，也不能開悟。

所以，今天頭先在吃飯的時候，我給你們講，你用得功夫用到了，吃飯也不知道吃飯了，穿衣服也不知道穿衣服了；吃飯、穿衣服都忘了，那麼身外之物，更有什麼可忘不了的呢？所以說，連你的女朋友也忘了！你若是男人，就把你女朋友忘了；女人，就把你男朋友忘了嘛！不是說單單男人忘女朋友，女人也要忘了男朋友；互相把這種境界打破了，那你的功夫才有辦法呢！何況又掛著姊妹、兄弟，又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這一套囉哩巴嗦的；又有子，又有女的，總放不下。

你來學佛法，要把一切都放下；在這學佛法的期間，什麼也不管了！要怎麼樣子呢？就像重新做一個人，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這樣子，佛法的法水才能灌溉到你這個菩提心裏頭去；你如果這個也放不下，那個也放不下，那個法水就沒有法子來滋潤你的菩提心。

你能常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再恭敬觀世音菩薩，你這個婬欲心也就會沒有了。修道的人，最要緊的，就要把這個婬欲心修斷了；你如果斷不了婬欲，那是不會出三界的。不是說我又想要開悟，我又離不了這世間一切的境界；那你離不了世間的境界，你也不能成佛，這兩者不可得兼。好像《孟子》上說：「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那個魚是我願意吃的東西，熊掌也是我願意吃的東西；這兩種，不能說同時一口吃兩種東西，一定只能吃一種。所謂世間的樂和出世的樂，也是不能同時都被你得了；你又要去成佛，你又離不了這個世間上財、色、名、食、睡，那你沒有法

子可以成就的。

「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這第十種的無畏，就是在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音也純了，前塵也沒有了，六根和六塵的境界都互相融通了，也沒有一個敵對的和所對的這種境界。音純，也就是沒有音了，音也空了。無對，就沒有兩種的，都變成一個了；根也就是塵，塵也就是根，根塵沒有分別了。這時候，這叫「打成一片，凝成一團」，合而為一，根塵就不分。因為這個，沒有根，沒有塵；但是根也就是塵，塵也就是根。在這個境界上，也沒有一個能對，也沒有一個所對了；沒有六根對著六塵這種的對待了。

這個世界上，無論任何事情，都是你若會用的，它就壞的東西也會變好了；你若不會用的，好的東西也變壞了。在前邊說到六根、六塵，本來你墮落，都是因為六根；這個六根，就是六賊。這十方諸佛都同聲告訴阿難說：「令你墮落的，也是六根；令你成佛的，也是六根，沒有旁的東西。」所以你往好了用，它就可以幫助你；你若不會用，它就可以破壞你。和我們有錢一樣，我們在有錢的時候，要是知道做功德，做種種的好事，利益眾生，這個錢就沒有用到壞的地方；你要是有錢，又去賭錢，又吸鴉片煙，扎海洛英，又做種種的壞事，這就因為你有錢所以就造了罪了！一樣的道理。

「能令一切忿恨眾生離諸瞋恚」：能令一切有忿恨心火氣很大的眾生都沒有脾氣了。瞋恚，就是一種發脾氣，就也就是煩惱。在《法華經》上說：「若人多瞋，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這主要的地方，要在一個「常念」。不是今天念，明天不念；早起念，晚間不念；這月念，那個月不念。要天天都念，這才叫一個「常念」。又要生出一種恭敬心來；不是說我念是念，但是我對於佛菩薩也不相信：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有功效呢？有沒有這麼個力量呢？心裏總有一種懷疑，那就不會有成就的。所以這要生出一種信心，還要常念，要恭敬。你若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你就會沒有脾氣了，也沒有那麼大火氣了，也沒有那麼大的煩惱了，就會離諸瞋恚了。

「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第十一的無畏，就是這個六根、六塵的境界既然銷了，那麼也就反聞聞自性，現出一種光明來。這時候，身心也就是法界，法界也就是身心，身心和法界合成一個了，就好像琉璃一樣的，裏邊也看到外邊，外邊也看到裏邊。你看！你的身、你的心遍法界處而朗徹無礙。這是個什麼呢？這若不是佛，能有這種境界嗎？所以觀音菩薩他就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個了；也無內，也無外，也無大，也無小；好像琉璃筒一樣，裏外都是透體玲瓏。

的。透體玲瓏，就是裏邊也看見外邊，外邊也看見裏邊。

好像我見著靈巖山有個和尚，他叫大休。哈！他真是個大休，不是個小休。怎麼大休呢？他自己給自己用石頭造了一個甕；甕，就是坐著的棺。一般人死，躺到棺材裏頭；而出家人叫坐棺，坐甕。他就在那個石頭山岩上造這麼一個甕，造得恰恰他能坐到這個地方；又用石頭造上門，門的旁邊又刻了一副對聯。對聯說的什麼呢？上聯就說：「無大無小無內外」；也沒有大，也沒有小，也沒有內，也沒有外。下聯：「自修自了自安排」；他自己修行，自己就了道了，自己安排他身後事，給他自己做甕。

你說怎麼樣啊？嘿！他把這個甕做好了，自己又把這個門也關好了；然後就結上雙跏趺坐，坐到這甕裏頭，自己就在那兒圓寂了，入涅槃了，所以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他名字叫「大休」，他做好了甕，自己把一切都預備好了，這叫「大」。休，休息了，就是 rest，他這一個休息，再就什麼都不做了。你說，這個人多解脫！這我在蘇州靈巖山見過這個人的，自己修行，自己給自己把一切的事情都預備好了，也不麻煩人；這個樣子，就叫「無大無小無內外，自修自了自安排」。

「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這一種的法身和法界；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體。可是觀音菩薩在這無形中，就能令這一類昏鈍性障諸阿顛迦的眾生，這一切沒有善心的人，永遠離開他的愚癡和黑暗的境界。

昏，就是很愚癡的；鈍，就是很慢的。好像刀子，切東西切也切不斷，這個刀叫「鈍」；一切就斷了，這刀叫「利」。現在形容這個人也像刀子似的，切不斷東西；這就表示他沒有智慧，看什麼境界也看得不透徹，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這樣子叫「性障」，這種愚癡的性，障住他，使他沒有智慧；可是觀音菩薩就能令他離開這一切的諸障。

什麼叫「阿顛迦」呢？阿顛迦又是一種梵語，翻到中文，就叫「無善心」，就沒有善的心。你叫他做一點好事，他才不肯呢！他拿著一個銅板，抓著這一個仙（cent，一分），猛抓，用力抓；抓得這個銅都變成銅水了，這個仙都出水了，他也不捨得用它。你叫他去做一點善事，說利益一點人；他說：「這太愚癡了！我有錢要自己用，我怎麼會幫助人呢？」他不幫助人，這就是一種愚癡的執著；因為他不幫助人，這就是自己自性沒有光明，這就是最愚癡的一種人。

前邊所說的婬欲，就是個貪；瞋恚，就是個瞋，這一段文，就說的癡；這三段文，就說的貪、瞋、癡。在《法華經》上又說：「若人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

得離癡。」

以前有這麼一個很有錢的人，他最歡喜錢，也最捨不得這個錢。他生了三個兒子，大兒子就叫金子，第二個兒子就叫銀子；第三個兒子，他怕他這個兒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就給他起名叫做業障。這個業障是個最小的。

等到他要死的時候，就叫大兒子到身邊說：「我現在要死了，你可不可以陪著我去死呢？」金子說：「你發癡哪！我怎麼會陪著你去死去呢？你平時最愛我，怎麼你要死了，你想害我呢？」這個金子不肯跟著他去。他自己一想，喔！這個大兒子不跟他去，和第二個兒子商量商量的。叫銀子來，說：「你哥哥不同我去死，你可以同我去死嗎？你平時都很孝順的。」第二兒子說：「哦！你死，你自己去死了嘛！我雖然是你的兒子，但死我不能跟著你去的。你真是病糊塗了！我這麼年紀輕，怎麼可以跟著你這麼一個老人一起死呢？」金子也不跟他去，銀子也不跟他去。

和小兒子講：「孽障！你平時很不聽話的，所以我對你也不怎麼樣子愛惜。可是現在我要死了，你大哥金子也不願意跟著我去死，你二哥銀子也不肯跟著我去死；你考慮一下，可不可以跟著我去死呢？」這個孽障說：「這個不必考慮！我可以跟著你去死去。你以為金子、銀子是最好的，他們不肯跟著你去，現在一試驗出來了吧？啊！你死的時候，他們不肯跟著你去的。我雖然是個孽障，但是你生，我就陪著你生；你死了，我陪著你去死。你看，倒是誰孝順呢？」

所以說：「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金子、銀子不肯跟著去，只有這個業障跟著自己去死去。這個人一想：「這一生留著這麼多金子、銀子給大兒子和第二個兒子他們享受，現在自己要死了，非常後悔；早知道這樣子，我在生的時候，我造個廟，或者造個道場，這有多好！現在等要死了，也來不及了，後悔已經遲了！」所以，我們人不要學著這個人這樣子；如果有力量，就應該做好事。

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為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相之女。

「十二者」：第十二種無畏。「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把這個形體也融化了，就到這個聞性上；就在這個本有的道場，而能什麼地方都去，也不會破壞這個世界。譬如觀世音菩薩在佛教講堂這個道場，雖然他在此地，他在這個地方還沒有動；但是什麼地方都有他的化身，這麼多的化身也不會破壞這個世

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為法王子」：他以他這個法身可以遍滿十方世界去做佛事，供養那麼多的佛；在每一尊佛的旁邊，觀世音菩薩都做法王之子。

「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男者」：能令這個世界上所有沒有兒子想要得一個男孩子，這樣子的眾生，「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就會誕生又有福，又有德，又有智慧的男孩子。

「十三者」：第十三者的無畏，這是求女得女的無畏了。「六根圓通，明照無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互用，互相圓通無礙了，它的光明而又照明沒有兩個了，都合而為一了。「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能上合十方世界，含容遍十方界，好像立一個大圓鏡似的，這時候就是如來藏也空了。「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失」：承順，也就是供養。供養十方微塵如來，這祕密法門他都能接受而領略到，沒有散失。

「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女者」：能令法界無子，而想要求一個女兒的這個眾生。「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相之女」：就得生一個相貌端正，又有福，又有德，又很柔和的，還能順承人意，使令眾人一看這個生得相貌很圓滿的女孩，都會愛護恭敬。

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恆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名號，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

「十四者」：第十四種的無畏。「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恆河沙數」：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上有百億日月，現在在這個世間所住的一切法王子，有六十二恆河沙數這麼多。「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都是修行，習學佛法，給其他人做一個模範，教化這所有一切眾生，隨順一切眾生的願望；這種方便的權巧智慧，每一個人他的智慧不同。

「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由我觀世音菩薩所得的這種耳根圓通本根，發顯出來微妙耳門的圓通；然後我的身心這種微妙含容十方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能使令眾生念我「觀世音菩薩」這個名的，與另外一個人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的名號，這兩個人的福報都是一個樣的。那麼這兩個人，一個人是單單

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一個人就念六十二恆河沙這麼多菩薩的名字；這足見觀世音菩薩的功德是特別殊勝的，所以你就單念他一個菩薩的名字，就有念六十二恆河沙菩薩名字那麼多的功德。

「世尊」！「我一名號，與彼眾多名號無異」：我觀世音菩薩就一個「觀世音菩薩」名號，和六十二恆河沙諸菩薩法王子的名號沒有兩樣。為什麼念我一個名字，也就有念這樣多菩薩名字一樣的功德呢？「由我修習，得真圓通」：因為我修習的時候，得到真正圓通的緣故。

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

「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這個名字，就叫十四種施無畏的力量，來加被、幫助眾生，有求必應；哪一個眾生求我，我都幫助他。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我又得到這種圓通，我因為修道而證得無上這種道的緣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又能善獲四種不思議的無作妙德。

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燦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

「一者」：第一種不可思議的無作妙德是什麼呢？「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由我最初得到妙中之妙這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這個真心顯現而到那個精微處，把這個聞性就都沒有了。「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見、聞、覺、知互相融通，不能分隔，都成就一個沒有彼此分別的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所以我能現很多微妙的相貌，能說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祕密神咒。

「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觀音菩薩千手千眼，不單千手千眼，他的頭也有八萬四千那麼多。在觀音菩薩的像裏邊，或現一個頭的，或

者三面觀音，或者五面觀音，或者現七面觀音，有七個頭；或者九面觀音，或者十一面觀音。「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燦迦羅首」：像這樣子，乃至一百零八個頭，或者一千個頭，一萬個堅固的頭。燦迦囉，就是堅固。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他又可以現兩條胳膊，或者四條胳膊，六條胳膊，或者八臂，十臂，或者十二臂，或者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乃至二十四臂。「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像這樣子，乃至或者現一百八條臂，或者現一千條臂、一萬條臂，最多到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母陀羅臂就是印手。母陀羅，也是梵語，此云叫「印」，就是印鑑；那麼手上都有印，這叫「印手」。

「二目，三目，四目，九目」：那麼觀音菩薩，他這個法身可以現兩個眼睛，三個眼睛，或者四個眼睛，或者九個眼睛，「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像這樣子，乃至或者一百零八個眼睛，或者一千個眼睛，一萬個眼睛，或者八萬四千清淨的眼睛。觀世音菩薩為什麼能現這麼多的變化相呢？就是因為他在因地的時候，修這〈大悲咒〉，修這〈四十二手眼〉；他在因地修這個法，所以在果地上修行成了，他就有這種種的變化無窮。

「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這個目或者流一種慈悲的光，或者現一種威嚴的光，或者在眼目裏頭表示一種定的光，或者在眼目裏頭表示一種智慧；那麼種種的表現，無非要救護眾生，要令眾生得到大的自在。一切一切，都是為眾生而有的。

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

「二者」：第二種的不思議無作妙德是什麼呢？「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由我這個聞慧和思慧而修行，對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的境界都不著住了，脫出這個六塵境界；就好像聲音穿過牆垣一樣的，牆垣也障礙不住這個聲音。

「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咒」：所以我這種微妙的能力，能以現種種的形，能以誦持種種的神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所有現的形和誦持的咒，能用無所畏這種力量，布施給一切眾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因為這個，所以十方微塵國土都給我起一個名；叫什麼呢？說我就是個施無畏者。

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眾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

「三者」：第三種的不可思議無作妙德是什麼呢？「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因為我修習這個本來微妙的圓通，清淨本來的耳根，本來的這種聞性。「所遊世界，皆令眾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我所到的所有世界，都能使令一切眾生捨他的身和他的珍寶，求我來哀愍這一切的眾生。

四者，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徧及法界六道眾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四者」：第四種的不可思議無作妙德。「我得佛心，證於究竟」：因為我得到佛這種如來藏的真心了，所以我證得到究竟的果位上。「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徧及法界六道眾生」：我能用種種的珍寶，來供養十方如來；不單我供養佛，而且我供養法界一切的六道眾生，我都布施給他們。所有的六道眾生他們有所求的，我都遂心滿願來幫助他們，令他所要求的事情都遂心滿願。觀音菩薩知道這一切的眾生都歡喜太太，所以就說：

「求妻得妻」：想求一個好太太，就得一個很美貌的太太。這頭一樣，一切眾生的欲望，就想要求一個美貌的太太；有了太太了，就又歡喜一個好孩子。所以第二件事就說，「求子得子」：你要求男子就得男子，要求女子就得女子。這「求子得子」，裏邊就包括求男，求女。

那麼第三樣，才說：「求三昧得三昧」：如果你也有了太太了，也有了子女了，然後覺得這個人生沒有什麼意思，又要發出世的心，要求定力了，所以你要想求定力，想要修出世法，就得定力。「求長壽得長壽」：有的就想求長壽；長壽，就永遠不會死的，那麼也就得到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像這樣子，乃至你求得成佛道，也就會得到佛果。

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為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

「佛問圓通」：佛現在問所有的弟子，每一個人最初得的圓通這個方便法門。什麼是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我是從耳門這一個法門修行的，修成這種圓照的定力，我這個攀緣心也沒有了，得到自在了。「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流相，就是入到「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這個「初於流中，入

流亡所」，也就是入到這個流相。因此我就入到這個流相，得到定力，得成這個無上覺道。「斯為第一」：這個法門，是最為第一的了。

「世尊」哪！「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彼佛，就是那個古觀世音佛；歎，就是讚歎。古觀世音如來讚歎我很容易就得到這個圓通法門，在彼佛那個大會裏邊，他給我授一個記別號；叫什麼名字呢？我的名字也叫「觀世音」。

「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因為我這觀聽，這十方盡虛空、遍法界都成了一片，得著這種圓明的境界；因為這個，所以就到十方世界所有的諸佛國土，都有這觀音的名字。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

「爾時」：當爾之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釋迦牟尼佛在他的師子座上，就從他兩隻手，兩隻腳和頭上，在這五體同時都放出一種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寶光遠灌微塵數那麼多的如來，和這一些個法王之子，這一切的菩薩的頂。為什麼釋迦牟尼佛灌十方如來頂呢？這表示說，這是頂法，這是最高的法；十方如來也是說這個頂法，釋迦牟尼佛現在也說這個頂法，這佛佛道同，互相交融。

「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那麼十方微塵數那麼多的如來，也在兩條胳膊、兩條腿和一個頭這五體放光，也和釋迦牟尼佛所放的寶光是一樣的。「從微塵方來灌佛頂，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所有寶光從微塵數那麼多的方向來灌釋迦牟尼佛的頂，和灌在會裏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的頂。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眾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糝，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敷奏。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大的有水的地方，就叫池；小的有水的地方，就叫沼。在這個時候，林中的樹木，水池子和沼，這水流風動，無論流水的聲音，颳風的聲音，和樹木搖動的聲音，都在說法呢！「交光相羅，如寶絲網」：這十方佛的光就灌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的光就灌十方微塵數如來的頂；這個光互相交會，就像寶絲織成的網羅一樣的。「是諸大眾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所有在會的

這一些個大眾，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祥瑞的相，大眾都得到這個金剛的定。

「即時」：在一切的大眾都得到金剛三昧這個時候，「天雨百寶蓮花」：天上就下一種百寶的蓮華。百寶蓮花有四種的顏色，「青、黃、赤、白，間錯紛糅」：有的青色的蓮花又有黃點，有的黃色的蓮花又有紅點，有的白色蓮花又有紅點；總而言之，這四色間雜，互相這麼陪襯著顏色。「十方虛空成七寶色」：在這個時候，十方的虛空完全都變成七寶的顏色。七寶，就是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所有的世界，都變成這種的顏色。

「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這個娑婆界所有的大地、山河都變得沒有了。這是在當時，釋迦牟尼佛於法會中，以神通所變現的。娑婆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娑婆界，翻到中文，叫「堪忍」；言其眾生堪能忍受這種的痛苦。堪能忍受，也就是不堪忍受這種的痛苦；那麼不堪忍受，眾生還在這兒不以為苦，他還在這兒以苦為樂，以為是好。

「唯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在這個時候，只見著這十方微塵微塵這麼多的諸佛國土都合成一個國土了。本來是各各國土不同的，現在都合成一個了。「梵唄詠歌，自然敷奏」：梵唄，就是一種清淨的聲音；詠，就是諷詠；歌，就是唱歌。前邊那兒，不是說那個樹林子和池沼都演法音嗎？這個地方，一切一切，更是自然而然地演這個法音，演這個微妙的歌聲。這所謂「水流風動演摩訶，七珍池花，四色湧金波」，這個七珍的池裏頭，那花有四色。

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

「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在這個時候，釋迦如來就告訴這個妙吉祥菩薩。「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你現在看一看，你推敲一下，你觀察觀察，這二十五個無學位的菩薩中的大菩薩，大阿羅漢，各人所證的果位，各人所修的法門，你應該詳細推究一下。因為無學，都是證到四果以上的；證了四果，這都叫「無學位」，都是大阿羅漢了。「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他們每一個人，都發表他自己最初修行成道的那個方便法門；每一個人說他自己修行用功，都得到真實圓通了。「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他們這二十五個無學的修行，實實在在的，這沒有分出來哪一個是優？哪一個是劣？哪一個是好？哪一個是不好？沒有分出來或者前，或者後這一些個分別。

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眾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

何方便門得易成就？

「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我，是釋迦牟尼佛稱自己；說，阿難現在還在初果阿羅漢上，我現在想要使令他得到二果，三果，或者四果，好開悟了；這二十五個行門，哪一個對阿難這種根性，這種根機的人是相當呢？這個十八界加上七大，究竟哪一個法門是對阿難相應？

「兼我滅後此界眾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此界，就是我們這娑婆世界，不單對阿難要相應，而且要並兼著我將來滅度之後，這娑婆世界未來大根性的眾生，想要得到菩薩這個乘的，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求這個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哪一個法門是最容易成就的方便法門呢？文殊菩薩！你現在用用心來找一找！

這個「眾生」是誰啊？你猜！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切的人，就是我們在佛教講堂聽法這些個人哪！你不要把你自已撥到外邊去，說：「喔！沒有我啊！我不在這個數內啊！」那你就糟糕了；臺灣人講的「糟糕了」！為什麼呢？你若到外邊去，那你就墮落了，將來做馬、牛、羊、雞、犬、豕，都不一定了。到那時候，你再想聽這《楞嚴經》，那是不容易囉！這四層樓這麼高，你若做一個馬、牛、羊、雞、犬、豕，無論如何，也沒有法子上得來的。

我在香港講經，有鴨子去聽，因為那就是在地面，不是在樓上；所以在樓上，這一些個馬、牛、羊、雞、犬、豕，沒有法子上得來的。到我們這兒來聽經的，都要是人；若不是人的，牠就上不來的。所以現在我們佛教講堂這一些個聽經的眾生，釋迦牟尼佛早就給我們安排好了誰坐哪一個位子；有的坐到這個臺上邊的，有的坐 cushion（坐墊）這個地方的，都已經安排好了。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得太簡單了！如果你不來聽，那當然就沒有份了！

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佛：

「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這個妙吉祥菩薩，奉佛這種慈悲的懿旨，就從座位站起來，向佛頂禮。文殊菩薩和這些阿羅漢，在佛前都有座位的；不像那個火頭金剛，在佛前沒有座位給他坐的，他就是站著的。本來我們這個懶蟲也應該站著的，不過我看他太辛苦了，也原諒他，叫他坐著；他的個子太大，人家坐著他站著，這最好了！

佛吩咐他要選擇圓通；在這「十八界」和「七大」裏，要選擇圓通。十八界再加上七大，是二十五個。這二十五個都是什麼呢？就是有六根、六塵、六識，再加上七

大。七大是什麼呢？七大就是地、水、火、風、空，這在前邊都講過了；加上塵、識；「塵」有的說「見」。這二十五，就是二十五聖所修的圓通法門；現在文殊菩薩就要在這二十五個法門裏頭，選擇一個最圓通的法門來教阿難，乃至於我們現在的這一切的眾生好修行。

「承佛威神，說偈對佛」：他稟承佛這種威神，他對著佛來說了一首偈頌。偈頌，就是或者四個字、五個字，或者六個字、七個字，或者四句、六句，或者八句、十句；按著經的意思，來說這個偈頌。

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覺，就是個覺悟。海，不是大海，就是這個覺海。這個覺海是無量無邊，沒有邊際的，包括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都在這個覺海裏頭。這個覺海的本性，是既澄清而又圓滿的；這種圓滿而澄清的覺海，本來它是非常微妙的。

「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本來這個覺海裏邊具足一切，沒有不是如來藏性的；但是因為有一念的無明，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微妙裏頭依真起妄，在本來這個明上生出來一種的妄；所以因為有這個妄，就有了一種所，這個所，就是所有的塵相。因為有了塵相了，所以本來覺海那種光明的照性就不顯現了！好像這個萬里晴空生出來雲彩，把自性的光明就給遮住了。

因為有了妄，有了能、又有了所了。本來能、所雙亡的，沒有能、也沒有所；在這個覺海的本體上，一法不立，什麼都沒有的。那麼依真起妄，生出這種妄想來，就是那「晦昧為空」。前邊經上，不講過？本來在這個如來藏性上，什麼也沒有，但是因為久而久之，它有一種瞪發勞相，晦昧為空，這就生了一種妄。

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

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

「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因為你有這種晦昧，依真起妄，就有了虛空；有了虛空了，然後就立出世界來了，有這個十方，又有三世了。「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因為依空立出世界，由這個妄想和澄清的這種性，又變成了國土；有這一種知和感覺，就變成眾生了。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我們人人都知道有個虛空，這個虛空是從什麼地方

來的，我們知道嗎？我相信是沒有人知道的。因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呢？因為這個虛空特別大，沒有人可以知道虛空的邊際和來源；虛空的母親是誰，也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是虛空。現在在《楞嚴經》上給你指出來了！這個空是在大覺這個覺性裏邊生出來的，它在大覺這個覺性裏邊是非常之渺小的，就像大海裏頭那麼一個浮泡一樣。漚，就是浮泡。虛空在大覺裏邊，就像那個大海裏邊的一個浮泡一樣；你說，這個虛空在大覺裏邊是多麼小呢！這虛空我們認為是很大了，但是在大覺性裏邊，這個虛空就像一個水泡那麼小。

「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有漏，就是欲漏、有漏、無明漏這三種。在這所有一切這麼多的有漏微塵國裏頭，這一些國家又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空是在大覺裏邊生出來的，這一些國又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虛空在大覺裏頭，好像一個漚這麼一樣；這個漚若滅了，沒有了，虛空也就沒有了，何況這一切三有的世界呢！況，就是何況。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叫「三有」，也就是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這三有也是在虛空裏頭生出來的，那麼空都沒有了，何況三有呢？三有也就沒有了！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

文殊菩薩這個偈頌，說是虛空在這個大覺性裏邊，好像海裏一個漚泡；這個國土在這虛空裏頭，也是非常小的。那麼虛空若沒有了，國土、一切一切的山河大地，有情世間和器世間，也都沒有了。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修行而成佛沒有兩種，可是這個方便的法門有很多種。歸元，就是歸到自己那個本有的，真正的家鄉去，就是返本還原，也就是成佛去。我們人現在在世界上，這並不是我們的家裏頭。說：「我有一個家庭。」那個家庭不是你的真正的家庭，真正的家庭就是成佛去。你幾時成佛了，那幾時你真正回到家裏了；沒有成佛一天，就往外邊流蕩著，遊遊蕩蕩地這麼流離失所，在外邊，就好像住旅店似的。在這個旅店住了一個時期，又搬到那一個旅店去；由那個旅店，又搬到那個旅店去，總各處遷移。那麼你回到家裏，沒有兩個，就一個，就成佛去。

什麼叫「方便法門」呢？方便，就是一切一切都不執著。那麼舉一個例子，就比方說，有個小孩子要跑到井裏去了。佛看那小孩子再往前一跑就掉井裏去了，如果說：「你回來！」這個小孩子也不會聽招呼要回來的。於是乎，佛就把手攢到一起，說：「小孩子！你回來！我這手裏有糖，我給你糖。I have candy. Do you like candy?」哈！這個小孩子以為有糖了，於是乎回頭就來要糖了！結果佛的手裏並沒有糖。那麼佛

是不是打妄語呢？不是的！這就叫「方便法門」。因為為救這個小孩子，怕他掉井裏去，所以就不得不用這個方便法門來度這個小孩子，這叫「空拳度子」；空著一個拳來度這個小孩子。這就是方便法；有多少種方便法門呢？沒有數那麼多！總而言之，你認為哪一個法門方便度這一個人，就用這個法門；這就是方便有多門，不是單單就一個。

「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你證得聖人的這種法性是無所不通的，順也是方便，逆也是方便；無論你順修、是逆修，都是方便法門。對你的根機，你依照這個法門去修行，這就是「順」；不對你這一種的機緣，這就是「逆」。「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在初心入三昧這個定的時候，有修得快一點的，有修得慢一點的；所以這不能同日而語，不能一概而論。

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
音聲雜語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何獲圓通？
香以合中知，離則元無有；不恆其所覺，云何獲圓通？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時有；其覺不恆一，云何獲圓通？
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合離性非定，云何獲圓通？
法稱為內塵，憑塵必有所；能所非遍涉，云何獲圓通？

「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晦昧為空，空暗成色的色，是一種妄想所結成的色塵；既然是妄想所結成的色塵，你若是想叫它精了是不可以的，也不是透徹的。這個色塵並不透徹。「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你怎麼可以用這個不明徹而不究竟的法，可以得著這個圓通法門呢？這是不可以的。這個就是說色塵不是圓通法門，雖然有人以這個色塵修行而證果；但是這是他個人的一種特殊因緣，他修色塵而成就，這不是一般普通人所可修的。

「音聲雜語言，但伊名句味」：至於這個聲塵，雖然有用聲音來悟道的，但是這聲音是又摻雜著語言，只是有它那個名字和句讀這個文字的氣味。伊，就是彼。「一非含一切，云何獲圓通」：它或者一個字，或者一句，不是能含容一切的，所以音聲這個法門也不能選擇它為圓通法門。

香嚴童子從香塵而悟道。可是「香以合中知，離則元無有」：鼻子要和這個香合起來，才能知道這個香塵；如果離開這種的香塵，本來它是沒有的。「不恆其所覺，云何獲圓通」：不恆，就是不常。它的性既然不常，不恆常，也不能常常地有一種覺性；既然這樣子，那麼它也不能屬於圓通法門。

雖然有由味塵而悟道的，但是「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時有」：味性不是本來那種圓滿自性，得要有味的時候，才能有這味覺；若沒有味的時候，味覺就沒有了。「其覺不恆一，云何獲圓通」：這個能覺味道的覺，不是時時都有的，所以也不能選這個法門作圓通法門。

「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雖然有由這個觸塵而悟道的，可是這個觸塵要因所觸它才能知道；若是沒有一個所觸，就不知道這個觸是有沒有。因為要能觸、所觸合起來，才能知道有觸。「合、離性非定，云何獲圓通」：或者合或者離開，這個性不是一定的，所以也不能選擇這個觸塵作為圓通法門。

「法稱為內塵，憑塵必有所」：摩訶迦葉由修意緣法塵入道，得這滅受想定。這個法屬於意緣法的心意，是屬於內法，所以就稱為「內塵」。這個內塵既然說是有塵了，那麼它應該有個所在，它就不是無在、無不在了。「能、所非遍涉，云何獲圓通」：所以說有個能，就有個所，這個能緣的塵、所緣的塵不是普遍圓滿的，所以怎麼能算是個圓通法門呢？也不能選這一根來做圓通法門。

見性雖洞然，明前不明後；四維虧一半，云何獲圓通？

鼻息出入通，現前無交氣；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

舌非入無端，因味生覺了；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

身與所觸同，各非圓覺觀；涯量不冥會，云何獲圓通？

知根雜亂思，湛了終無見；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見性雖洞然，明前不明後」：這個見性雖然說是很明了洞徹的，可是這個見，能見前邊就不能見後邊，能見左邊，就不能見右邊。「四維虧一半，云何獲圓通」：這四邊它總是只能看見一半，所以怎麼能算圓通呢？

「鼻息出入通，現前無交氣」：談到這個鼻息的話，鼻息出入相通；現前它就沒有相交的地方，有的時候氣就停了。「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這種的情形很支離的，它也是不圓滿的，不是能遍入一切、遍涉一切的，所以這個也不能選它做圓通的。

「舌非入無端，因味生覺了」：這個舌是屬於入，舌一定要有味入，才能有這味覺，才能知道；若沒有味入，就無所知。所以因為這個味塵，它才有個知覺。「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味道如果沒有了，這個味覺也沒有了，所以它又怎麼能作圓通呢？

「身與所觸同，各非圓覺觀」：談起來這個身，它與所觸的法門是一樣的，都不是一種圓覺觀。「涯量不冥會，云何獲圓通」：它有一個邊涯、又有個數量，不是能默默中相契合的，它又怎麼能作圓通呢？這也不是一個圓通的法門。

「知根雜亂思，湛了終無見」：知根是知道，是屬於意根，屬於法塵。這知道的根是夾雜一種亂的思想，雖然本來是清湛而明了的，終究是見無所見，也是不能究竟的。「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你還有妄想，還有念不能脫除，怎麼可以得到圓通呢？

識見雜三和，詰本稱非相；自體先無定，云何獲圓通？

心聞洞十方，生於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

鼻想本權機，只令攝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獲圓通？

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名句非無漏，云何獲圓通？

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念緣非離物，云何獲圓通？

「識、見雜三和，詰本稱非相」：講到這個識上來，要內有六根，外有六塵。六根屬於能知，六塵屬於無知，六識應該有一半屬於知覺的，一半屬於無知覺的。所以這要六根、六識、六塵（眼根、眼識、色塵）這三種和合而成，才有這個「眼識」。這個識「相」（眼識），你若問一問它的本來的體性，它沒有一個體相的。「自體先無定，云何獲圓通」：識自己的本體都沒有一定了，怎麼能用這個「眼識」來修圓通法門呢？這也是不可以的。

「心聞洞十方，生於大因力」：普賢菩薩所修的這個法門，是由耳識來修。可是由心聞洞明十方這個世界，這種法門要有一種大威音的力量；這是威音王的力量，所以才能修這種法門。「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在初發心的人想修這種的法門，也是不相應的；初心既然不能入，怎麼能屬於圓通呢？所以也不屬於圓通。

這是孫陀羅難陀修觀鼻端白的法門。「鼻想本權機，只令攝心住」：觀鼻端白這個法門，是由想像而修，這也是一個權巧方便的法門，這不過就是叫他收攝散亂心而已。「住成心所住，云何獲圓通」：修這個觀鼻端白，叫他把心住到一個地方；既然有所住，怎麼能算是圓通的法門？所以也不能選為圓通的法門。

「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這是富樓那說法，以舌識為開悟的一個根本。講經說法這都是音聲好，文字也好，來開示悟入先成的這個人。「名句非無漏，云何獲圓通」：可是這個經典名句都是有漏法，既然是有漏法，怎麼能算是圓通的法門？

所以也不能選它做圓通法門了。

「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這是優波離尊者持戒。持戒和犯戒，這都是約束身心的一個法門；若是沒有身了，就不須要來約束這個身心。「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這個法門本就不是一個普遍的法門，怎麼能算是圓通的法門？所以也不能選它作圓通法門的一個方法。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目犍連他是神通第一，他修意識而成就他所修的神通。這也是有宿世的因緣，所以今生他有神通，這與法分別是不相同的。「念緣非離物，云何獲圓通」：因為這個神通還有所想念，想念於這種的緣而不是離開物的，不是圓滿的，所以怎麼能選它入於圓通法門呢？

若以地性觀，堅礙非通達；有為非聖性，云何獲圓通？

若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如如非覺觀，云何獲圓通？

若以火性觀，厭有非真離；非初心方便，云何獲圓通？

若以風性觀，動寂非無對；對非無上覺，云何獲圓通？

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無覺異菩提，云何獲圓通？

若以識性觀，觀識非常住；存心乃虛妄，云何獲圓通？

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

「若以地性觀，堅礙非通達」：若以持地菩薩所修的地大這個法門來觀察，它是堅礙而非通達的。「有為非聖性，云何獲圓通」：這是一種有為法，而不是一種入聖流的法門，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

「若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若以月光童子所修的這個水性來觀察，這也是最初由一種觀想來修行，而入這個水觀定，觀想並不是真實的。「如如非覺觀，云何獲圓通」：這種水觀如如，不屬於自然的一種覺觀，又怎麼能選它入於圓通法門呢？

「若以火性觀，厭有非真離」：烏芻瑟摩因為淫欲心很重的，佛教他修火觀。若以火頭金剛烏芻瑟摩所修的火觀來看，他雖然因為觀身上的慾火，生出一種厭離的心，這不是真正他想離的。「非初心方便，云何獲圓通」：這不是初發心的一種方便法門，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所以也不能選它。

「若以風性觀，動寂非無對」：琉璃光法王子以風大這種法門而修行。若以這個風性來觀察，它有個動就有個靜，也是有一種對待法，不是絕待的。「對非無上覺，云何獲圓通」：它有所對待法，就不是無上的一種覺法，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

「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虛空藏菩薩修這虛空藏無邊身而悟道。文殊菩薩說，假設我現在以空性來觀察，這種的空性有一種昏鈍的情形，它已經就不合乎覺法了。

「無覺異菩提，云何獲圓通」：不合乎這種覺道，就和菩提法是兩樣的，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所以這也不能屬於圓通的。

「若以識性觀，觀識非常住」：彌勒菩薩修識大。假設以識性來觀察，觀想識性這個分別心，這也不是常住的。「存心乃虛妄，云何獲圓通」：你有所觀想、有所存心，這就屬於虛妄，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所以也不能屬於圓通的。

「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這是大勢至菩薩修根大，他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念佛法門。一切的行門都不是常的，你念佛，你能念的性和所念的性本來都是一種生滅法；你念的時候是生了，你不念的時候就滅了。「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現在這是一種因果，每個人本修的因和所感的果都不同，怎麼能選它是圓通法門呢？不是誰都可以用生滅的念性這種因，來感不生滅的圓通這種果的，所以這念佛法門也不能選入圓通。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

文殊菩薩說到這個地方，把前邊諸聖所證的境界都說完了；所以才說：「我今白世尊」：我現在對佛講。「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佛現在出現在這堪忍的世界，娑婆世界這一方真正教化眾生的方法，就在這個清淨的音聲，反聞聞自性這個法門。「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想要得到定力的話，實實在在地，以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是最妙、最好了！

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

「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離苦，也就是得解脫；得解脫，也就是離苦了。又能離開苦，又能得到解脫，好得很哪！觀世音菩薩這個法門，真好得很哪！怎麼說「良哉觀世音」呢？下面這就說了。

**於恆沙劫中，入微塵佛國。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

「於恆沙劫中，入微塵佛國」：觀世音菩薩在好像恆河沙那麼多數目的劫裏邊，他到微塵那麼多的佛國裏邊去。「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他得這個大自在的神力，他以無畏的這種的神力施予一切眾生。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這位觀世音菩薩，他這種音聲真是微妙到極點，他這種清淨的梵音猶如海潮那麼樣子，依時而發。「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他救度這個世界，令一切的眾生都得到安寧；若是出世，他也得到常住不壞的這種覺，這種自在神力。

我今啟如來，如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間，此則圓真實。

「我今啟如來，如觀音所說」：我現在啟稟佛世尊，好像觀音所說他這種圓通的境界。「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間，此則圓真實」：就有一個比方，什麼比方呢？譬如人在一個靜的地方居住著，在其他十方同時擊著鼓；雖然十處擊鼓，但是這一個人他同時可以聞到十方擊鼓的聲音，這是一個圓的真實性。

**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
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

「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目，就是眼目。這個目不是說的佛眼，也不是說的慧眼，也不是說的法眼，也不是說的天眼，也不是說五眼那個肉眼；這個眼，就是普通這個肉眼。這個肉眼它僅僅就觀看沒有障礙以內的東西，有障礙的東西它就看不過去了，這口和鼻也是這樣子。「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以這個身體必須和塵的境界合起來才能有所感觸，也是不圓滿的；這個心念也是紛紛然沒有一種頭緒，也不是圓通。

好像我們在房子裏邊，把窗門都關上，掛上窗戶帘子，外邊的東西就看不見了；我們這個最親切的肉眼隔著一層皮，皮裏邊的東西就看不見，我們身體裏邊的東西也看不見了。這是普通凡夫的肉眼，若聖人的這種眼睛，那就不同了！因為現在說的只是說凡夫的肉眼，不是說得到五眼六通的那個眼；所以不能以開五眼的眼來比。那麼這肉眼甚至於隔著一張紙也看不見了，只能觀障礙以內的東西；尤其看前不能看後，看左不能看右。而鼻子呼吸氣中間斷的地方，它就沒有覺。口，就是舌；舌嚐味，要有味道的时候才知道味，沒有味的时候它就無所覺。所以這口和鼻也和眼睛一樣，都不是圓通的。

「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這個耳根隔著個牆，也能聽得見外邊有什麼音聲；這耳根，遠、近的聲音都可以聞見。遐，就是遠的地方；邇，就是近的地方。「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除了耳根而外，其餘的五根都沒有耳根這麼樣子圓滿，這麼樣子圓融無礙；所以說五根都不能和它並駕齊驅，不能和它來比較的，這個就屬於一種通的真實。其餘的五根就都沒有這樣的通

真實。

**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
聲無即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
縱令在夢想，不為不思無。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

「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音聲有動有靜，有有聲音的時候，有沒有聲音的時候。有聲音的時候，這是有動了；沒有聲音，這是靜了。這個聞，聞這個聲音靜，聞那個聲音動；聞這個有聲音，那個無聲音。「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無聲雖然說是叫「無聞」，雖然是這樣講；可是這個聞性也沒有生，也沒有滅，並不是生滅的，所以並不是實實在在的這個聞沒有一個聞性了。

「聲無即無滅，聲有亦非生」：這個聲沒有了，聞性也沒有滅；聲有了，也不是聞性生了。「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生、滅這兩種都沒有了，都圓融而離開這個生滅性了；所以這就是無生滅性而常住不變的一種聞的真實。

不論聲有、聲無和聲生、聲滅，這個聞性總不斷，一般人已經明白了；可是這個聞性就在夢中它也是常在的，也不會斷滅的。所以才說：

「縱令在夢想，不為不思無」：縱然就在夢裏邊，它不是像那個意念，不想，就沒有意念了。好像有一個人睡覺睡得很實，很重睡的，有人捶石和舂米，他這兒聽著，說是打鼓和撞鐘；他說，這個鐘、鼓，好像木石聲一樣。這證明：在夢中，這個聞性也都存在的。「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這種聞性的覺觀超出思惟，這個身、心比不上耳根這個聞性。

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

現在在這個娑婆世界，聲音這種的論義，現在是得到說明白了。

眾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

這個「阿難從強記」的「從」字，讀個「縱」；就是本來它是絞絲邊那個「縱」，就是「從令在夢想」的「從」，也應該讀這個「縱」。

「眾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眾生把本有的聞性迷昧了，他沒能反聞聞自性，他都是順著聲向外馳求，向外去聞去了，所以就受流轉了。循聲，就是順著聲；因這個耳根你順著聲音去跑，沒有能反聞聞自性，所以就受流轉了。流轉，也就是生死，

也就是那個「結」。所以就受生死了，就有了結了；就因為你跟著聲塵跑，沒有能返回來。

「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這個阿難，三藏十二部經典，他都背得出。阿難縱然就是能博聞強記，可是他也免不了摩登伽女〈先梵天咒〉這種難。不免落邪思，就落旁門外道這種邪法的裏邊了。

「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旋流，也就是反聞。這個豈不是就因為隨著聲塵所轉而淪落的嗎？如果你能反聞聞自性，自然就沒有錯誤了，就沒有被摩登伽女所引誘的這種錯誤，沒有這個妄了！因為什麼他受了妄？就因為阿難盡往外跑。學這個東西，學那個東西，這個經典、那個經典他都會了，他沒有迴光返照，沒有反聞聞自性，始終他沒有想一想：他自己要怎麼樣子？就學了，都向外馳求；學這個，學那個，學得太多了，把自己本身忘了。

講到這個地方，我又想起來中國有一句話。有人去請問孔子說：「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這樣人哪？」孔子就問：「什麼樣人呢？」他說：「這個人他搬家，把什麼東西都搬去了，家庭的眷屬，人也都搬去了，把他的太太忘了沒有搬。搬家沒有搬太太去，有沒有這樣人呢？」你猜，孔子會說是把他太太忘了搬？是不忘了搬呢？孔子會怎麼樣答覆他呢？孔子這樣說：「今之人，皆忘其身。」不單忘了太太，把他自己的身體都忘了。皆忘其身，不知道他身體將來還會死的，都忘了他身體將來還會老，還會有病，還會死的。

那麼阿難也就是專門學習外面的東西，光就學學問，而把自己的定力就忽略了。為什麼他忽略？他就沒明白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他盡跟著聲塵跑了，沒有叫聲塵跟著他自己自性跑；所以就受流轉了，受了摩登伽女的難。

**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
汝聞微塵佛，一切祕密門。欲漏不先除，蓄聞成過誤。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

「阿難汝諦聽」：文殊菩薩說到這個地方，叫了一聲阿難。因為文殊菩薩是法王之子，這資格是很老的，所謂「老資格」了，就是老前輩了；阿難還是個後生，是比較文殊菩薩年紀輕的人。所以這個地方，文殊菩薩就是替釋迦牟尼佛來說法的。所以就叫說，阿難！你注意聽！你要特別地注意聽！諦聽，就要你詳詳細細的，不要馬馬虎虎的！不要我說這個偈頌，你好像要睡著了那個樣子。

「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我現在給你說這個偈頌，來選圓通，不是我自己的

意思；這是佛給我的權力、佛給我的暗示、佛給我的意思，我代表佛宣說「金剛王」的這種的法門。佛把這種權力給我，叫我選擇圓通的法說給你聽的；你不要以為我文殊菩薩來講給你聽的，這是佛講給你聽的。你知道嗎？

「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這種法門，就是不修而修，修而無修，無修而修，就好像作戲似的，但是還又是真的。妙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不可思議，你想像不出來這種的微妙法門哪！這個是妙得你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啊！妙得這個樣子的是什麼呢？這就是佛母的三昧。就是所有的佛都是從這個三昧生出來的，這個三昧就是一個佛母的定，佛的母體。所以你要注意！你想不想成佛啊？你想成佛，就要留心注意，要實行這個功夫的；不要盡去在皮毛上用功夫了！要在內容用一點功夫了！

「汝聞微塵佛，一切祕密門」：文殊菩薩又說了：阿難！你聽微塵佛所說的佛法，所說的一切祕密的門。祕密的門，以前講過很多了，就是「為此說而彼不知，為彼說而此不知」。為這個人說，那個人不知道；為那個人說，這個人不知道；彼此互不相知，這叫「祕密門」。佛為什麼要有祕密門？就因為眾生的根性不同，各有各人的根性，各有各人的所好；尤其在過去生中，各人有各人修行的道路。所以佛是觀機，看你以前修行哪一個法門，現在就教你修哪一個法門，這叫「觀機逗教，因人說法」。觀看什麼機緣來教化你什麼功夫，你若不是這個機緣，就不能教你這種的法門，所以佛有祕密的法門。

「欲漏不先除，蓄聞成過誤」：雖然佛有種種祕密的法門，可是你的欲漏若不先除，你單單修習這個多聞的法門，所以就成了你的過錯和失誤了。所以有摩登伽女的難，就因為你不除欲漏的關係；你若除欲漏，什麼難都沒有了。這個欲是最厲害的，你有欲就有漏了。什麼欲啊？這個欲所最重的，就是色欲。美國人哪，人人都斷不了這個色欲；要是能斷色欲，那就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就是一個非常的人了！你在佛法裏頭學佛法，如果你不斷色欲的話，漏就不能除，就得不到無漏。

我以前講過很多次這個「無漏」，證到四果阿羅漢，就是無漏了。初果阿羅漢，這叫「見道位」，看見這個道了，這要滅到八十八品的見惑。位，就是地位，位置。二果、三果，這叫「修道位」，這要修行、要修道。而四果阿羅漢，這叫「證道位」；證了四果阿羅漢，這才是無漏的。在初果、二果、三果，還都沒得到無漏。這個無漏是最要緊的，為什麼阿難他沒有得到無漏呢？告訴你，就是欲漏他沒有除呢！他還有所欲。這個欲——色欲、貪欲、什麼欲，他還沒清淨呢！你修行，若不先先的把這個貪欲、色欲的心除去，那就對佛法不會相應的。

我們看見阿難這樣子聰明的人，都有這一種的毛病，都斷不了這個欲漏；我們現在的人，不單不除欲漏，根本就想跟這個欲漏去跑去，根本就不想除去。所以，你說這個過誤是不是更大了呢？講到這個地方，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迴光返照，看看我們自己欲漏有沒有？除了沒除？若是沒除，想不想除？若是不想除，那就沒有話講了；若想除的話，那就趕快修「反聞聞自性」的功夫，學觀世音菩薩這個「耳根圓通」的法門。

「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這是講的什麼？怎麼這麼多「佛」，這麼多「聞」？這兩句話就有三個「聞」，兩個「佛」；兩個「佛」又給放到一起了，究竟是哪一個佛？我也不知道！你笑，大約你知道了；你知道，我就不講了，你給他們講一講。

持佛佛，上邊這個「佛」字就是佛，下邊那個「佛」字是佛所說的法；就是修持佛所說的佛法。你用這種功，將你這個聞根——就是耳根——來修持佛所說的佛法；你何不自己反聞聞自性，修這個「反聞」的功夫呢？你何不反求諸己，在你自己的聞性上，用一用反聞的功夫呢？這兩句就是這樣講。這說誰啊？不是說你，不是說我，也不是說他，說的阿難哪！

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

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

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

「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阿難哪！你不要再重多聞而忽定力啦！這個聞不是自自然然它自己就生出來這麼個聞；是因為有個聲，才有「聞」這麼個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你如果能和聲音脫了，哪有個名字啊？這時聞而不聞，不聞而聞。究竟是聞、是沒聞？也聞也不聞，不聞也聞，聞也不聞。白茱麗又笑了，聽到這個地方，一定說：「越講越妙了！」哈哈！聞也沒聞，沒聞而聞，不聞而聞，聞而不聞，這個就叫「與聲脫」了。

你因為有聲才有聞，那沒有聲的時候是不是有聞呢？還有聞。這個聞性，因為它不是生滅性，它不生不滅的，所以你要「旋聞」；這回你不要隨著六塵、六根這個境界去轉去，你要返回來的，「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什麼是你這個自性呢？你聞著的時候，你自己就認識了；在你沒有聞著你的自性，我告訴你，你也不知道。好像我喝這杯茶，這杯是人參茶、這是熱的、是冷的？我喝了我自己知道，你就不知道它是冷的、是熱的；你如果想知道的話，你也試一試就知道了。

那麼你想認識你自性，你先要反聞；你都沒有反聞，你怎麼能知道你自性呢？說：「這個『反聞』怎麼樣聞法？是不是像用鼻子的聞這樣聞？」不是的！這是用耳朵聞。用耳朵聞，不是向外邊聞，聽大街上有誰在那兒講什麼話？有什麼車來往？你裏邊若沒有，外邊也沒有這麼些個東西，你自性也就顯現了。要這樣辦！

可是聞，不是以前那個聞；這個聞和那個聞不同。那個聞，雖然說是能可以遠近都聞到，但是也要有個限度。你要是得了這個「反聞聞自性」的這個聞，真正得到這種境界了，那盡法界的聲音，你都可以聞；但是你盡法界的聲音，你又都可以不聞，自己能有控制的權力。就像這個無線電，我如果想往什麼地方拍無線電，隨時都可以拍得到的；我不想拍無線電，什麼地方我都不拍。我若想收其他法界的聲音，我把這個音波開開了，喔！這法界的無線電我都可以收得到的。就這樣子，你試試看！這就叫「能脫欲誰名」，哪有個名字啊？有什麼名字？連個「聞」的名也沒有了，這才是一個真聞哪！

弟子：您說有那個拍無線電，這個意思是什麼？

上人：拍個無線電報出去，中文「拍電報」，就是「打電報」。

弟子：每個字我明白它大概的意思了，可是是什麼意思，我就不懂。

上人：我說，你若是能有這個功夫了，也就好像打電報似的，你想打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打的；你想收什麼地方的電報，也可以收的。這種聞性，就是你願意聽什麼地方，都可以聽；你不願意聽，都可以不聽，由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現在明白了嗎？

「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你連個名字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說是這一根就解了，就返本還原了。這一根既然已返回來那個本源了，六根就都解脫了。本源是什麼？我講好多次給你們聽了，這個「源」，你又找不著源頭了！就是那個如來藏性。你這一根回到如來藏性上了，返本還原了，你六根統統都回來了。一看，喔！這個老大哥回來了，這些個小兄弟就都跟著跑回來。所以你這一根若不返原，那六根都不回來，它是有連帶的關係；為什麼呢？這本來是一個，不過分成六和合而已。

我們為什麼不成佛？就被這個六根、六塵綁住了，所以現在要找一個方法來得到解脫；不單我們被這個六根、六塵來綁住了，就是阿難當時也犯了這個毛病。所以我們和阿難有同病相憐的關係，阿難從這條路上得到解脫了；我們現在也是幸運到極點了，知道這個方法，我們也可以從這條路上得到解脫。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這個見和聞，本來沒有實在的，就像眼睛上有翳子，

虛空中有雲彩，都是幻化的，這三界也像是虛空裏頭的一個空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我們人在這個三界裏邊，也就好像眼睛直視虛空，瞪發勞相，以為虛空裏頭有華一樣。前邊沒講「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這空在什麼地方來的？是那個大覺裏頭來的，就好像海裏頭那一個水泡那麼小。這空在這個大覺的裏邊來比較，大覺就比方一個海，虛空就比方一個水泡；這三界又是在虛空裏頭的一個水泡。虛空本來比大海都大，若拿虛空比方大海，這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又等於一個水泡一樣的。

「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反聞聞自性，這叫「聞復」。你反聞聞自性，你這個翳根也就除去了，沒有了；你六塵的境界銷除了，沒有前塵擾亂你的自性，你這個覺性也就圓滿而清淨了。

「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光通達，就是開悟了。你既然淨到極點，你這個時候就開悟了；你得到這種的功夫，那個虛空都在你自性裏頭包著呢！你自性就是那個寂而能照的大覺性，你大覺性若是得著了——也談不到得，就是恢復到你本有的那個覺性上；這時候，虛空都在你的性裏頭包容著。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你回頭再用這種的功夫來觀察這個世間的事情，你才知道一切一切都是像夢裏頭的事情啊！文殊菩薩說話說得很厲害，一點人情都不講，對阿難毫不客氣的，你聽這一段文說的。「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摩登伽女也是在夢幻之中啊！誰能把你留住啊？你自己不要臉，你自己歡喜在那兒嘛！你若能到這種程度上，誰能留得住你啊？這說得是不是不客氣呢？

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

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

「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如，當「像」字講；巧，就是巧妙；幻，就是虛幻，就好像做戲似的。在中國，以前有一種影戲。現在窗是玻璃的，以前中國的窗是用紙糊的，再用油油上它。影戲，就是在紙窗戶裏邊，放那種小驢皮做的影人子，做得和人一樣的。在窗裏邊有一個人用一條繩這麼拉著它，叫它怎麼樣走；它在窗戶上就走，外邊的人就看，這叫「影戲，看影」。現在這是「電影」，movie，以前它不是用電的；這個影戲，就是用那個影，shadow，是要人拉著一條弦，這麼一拉，再往這麼一拉，它就在裏邊來回走。這樣，外邊人就看這個影人子在那兒走，實際上是有人拉著它走的；它也有耍刀、耍槍，耍得很鬧熱的。巧幻師，就是要影戲的這種人。就好像這個世界上耍影戲的這種人，他做出一些個假的影人子，或者男的，

或者女的。

「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雖然你看見他眼睛也動彈，嘴也動彈，手腳都互動，可是要因為它有一個繩，用繩拉那個機關。機，就是那個繩。因為它這有一個機關，用繩一抽一拉，這個影人子在裏邊就來回跑來跑去的；人在外邊看得就好像入定那麼樣子，很多人都歡喜看這種的東西，我記得我小的時候也看過這種的影戲。

「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若把那個機關停止了，就什麼動也沒有；這一切的幻化的東西本來沒有自性，都沒有了。文殊師利菩薩他這一段文是說，這一切都如幻如化；前邊那一段，說是像夢裏頭，現在又說好像做幻戲的一樣。那麼這個機若停止了，那個戲也就沒有了，因為它沒有自性。

「六根亦如是」：為什麼要說這個夢，要說這個幻戲呢？因為這個六根，也是像幻化師做的幻化戲一樣，也是因為有一個機關來管著它；所以這一根若清淨，這六根也就得到解脫了。「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本來都依照一個精明的如來藏性，那麼分開了，就有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

「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如果一處它休息了，返本還原了；休息，就得到解了。一處結解了，其餘的也就都不成作用了，都沒有什麼用了。「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這所有六根、六塵這種前塵的境界，一切的垢染應念都銷滅沒有了，這就會成就了本來圓明淨妙的如來藏性，那種的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了。

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

「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把無明斷了，還有微細的這種生相無明，這叫「餘塵」；諸學，是指所有的菩薩。這一分的生相無明，所有的菩薩還都要斷的；如果明到極點，這就是如來的一個本體了。

大眾及阿難！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

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音。

「大眾及阿難！旋汝倒聞機」：文殊菩薩又說，你們現在這一切的大眾和阿難啊！你應該怎麼樣呢？你們都應該修反聞聞自性這種的方法了！你這個機不要向外跑，要回來，反求諸己。「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你反聞聞自己的自性，你這個性就可以成就無上的道果。「圓通實如是」：為什麼說這個耳根圓通呢？也就因為

這個耳根最容易修，最容易成功。

講到這個地方，你們每一個人現在大約有的會用功，有的還不會用功的。那麼怎麼叫「反聞聞自性」呢？這種的功夫，也就是我們現在用參禪這種功夫。參禪，你不要盡向外邊打妄想，你要迴光返照。譬如我們參悟話頭，現在參「念佛是誰」。你這個「誰」，要自己在心裏頭這麼念，耳朵要聽著這個「誰」，就想著追求這個「誰」；就是總要用這種的功，不要打散了，散失你這個功夫。

你參悟這個話頭的時候，行住坐臥都是；所謂「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離了這個，便是錯過。」「這個」是什麼？就是這「念佛是誰」。你這麼心裏想著它：「念佛是誰？」這個「誰」，不要念出聲來，在心裏邊念；耳朵要聽心裏的聲音，不要聽外邊的聲音。聽裏邊的聲音，你聽來聽去，聽得你的心和你的聞性都歸一了；這個時候，你或者磕著或者碰著，或者有一個什麼動作，你會豁然開悟了。你一定要把你心性制到一處，不要叫它東跑西跑了！不要叫它向外散，要向內中聚；聚，你這麼聞，反聞聞自性，久而久之，自然這功夫就會生出來的。所以參悟話頭，也就是和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功夫都是一樣的。現在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用耳根修行是最容易的，我們都應該集中精神，來修這種的法門。

文殊菩薩又來給舉出證明，證明他所說的這個法是正確的。他說，「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我說這種的圓通法門，過去的微塵數佛，都是從這一條道路到涅槃那個果德、果位上去的。「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過去一切的佛，都是從這一個門徑，這個「反聞聞自性」的圓通法門成就的。「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現在修的這些個菩薩，也是由這條路到圓明的這種程度上了。

「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在將來的這一切修學佛法的人，都應該依照這種的法門去修行的。「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音」：我文殊菩薩也是在以前很早就證得這種耳根圓通的法門了，不單單觀世音菩薩證得這個圓通法門。

**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
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為最。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
即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淺深同說法。**

「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誠，就是真誠。誠誠實實的是這種的法門，誠如佛世尊所說，這個是真語、實語。佛世尊來詢問我，這一切的方便法門：這十八界加上七大，哪一個法門是最圓通的？「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以這種最對機、

最適應末法眾生這種機的法門，來解救世間上有想出世間的這種根器的人。

「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為最」：要成就他修道，而得到涅槃的這種志願，觀世音菩薩在這娑婆世界他是最應機，最對機了，最合乎一般人的這種因緣了！「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除了這耳根圓通而外，其餘的這一些個法門都是方便法門；修練那一些個法門的，多數要有佛的大威神力來加被，才令他得到成就。如果佛不加被他，他就得不到成就；所以這都是佛的威神力讓他成功的。

「即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就在這個即事，就捨這一切的塵勞妄想，這不是普通一般人可以用的法門。「淺深同說法」：說法也要看這種因緣，看這種人。有的有智慧的人，就應該說深一點的法；有的愚癡的人，就給他講淺一點的法；所以不能一樣說一種的法。惟獨這個耳根，這是最圓融的，誰都可以學的；這個法門，我認為是最圓通了。

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

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沈淪。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

「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頂禮如來，就是拜佛；藏，就是法，就是佛的法；無漏不思議，這就是一切的賢聖僧；賢聖僧，就是阿羅漢和菩薩都包括在內。為什麼叫「不思議」呢？因為他們這個境界、神通妙用都不可思議。文殊菩薩說完了前邊這個偈頌之後，現在又頂禮佛，又頂禮法，又頂禮僧。

「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我願意佛您加被，幫助將來這一切的眾生，令他們對於耳根這個「反聞聞自性」的法門不要疑惑。「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沉淪」：這個法門，既然容易修，又容易成就，對於阿難是最好也沒有了，堪可以用這個法門教他修行啦！不單對阿難是相應，這個法門對末劫，就是末法時代，這一切墮落的眾生，也都相應的。「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就用耳根來修這個耳根圓通的法門；這種的圓通法門，超越其他那二十四種的方便法門，比那二十四種又容易得多了。「真實心如是」：這個真實圓通法門、這種妙法的心，就是像我上邊所說的這個道理。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身心了然；得大開示，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明了其家所歸道路。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身心了然」：在這個時候，阿難和一切的大眾，身心也都非常明白了！「得大開示，觀佛菩提及大涅槃」：得著佛和文殊師利菩薩這種大的開

示，觀佛這個菩提和大涅槃這種道理。

「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這有一個比方，比方什麼呢？就好像有一個人因為有事就到外邊去了似的，沒有回到家裏來。「明了其家，所歸道路」：可是他明白他這個家，他自己知道回家的道路了。這也就是說，大眾和阿難雖然沒有正式證二果、三果、四果，但是證果這種的道理，這種的理論，他明白了；就好像有人跑到外邊去，雖然沒有回去，但是回家的道路他自己知道。

普會大眾，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其數凡有十恆河沙；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法眼淨。性比丘尼聞說偈已，成阿羅漢；無量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普會大眾，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現在在會的這一切的大眾，有天上的龍，有這八部鬼神，和有學、二乘，和一切初發心的這一些個菩薩。八部鬼神，就是天龍、夜叉、阿修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人、非人。有學，就是證到初果（四果以前）的羅漢；二乘，就是聲聞、緣覺。「其數凡有十恆河沙」：有多少呢？這個數目有十恆河沙那麼多。「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法眼淨」：在這個時候，他們都知道自己的真心了。不像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心；他們也都遠離這一切的塵垢，得到清淨的法眼。

「性比丘尼聞說偈已，成阿羅漢」：性比丘尼，就是這個摩登伽女出家的名字。性比丘尼聞到文殊師利菩薩所說的偈頌，就證了阿羅漢果；她這個阿羅漢比阿難高，她是證二果阿羅漢，阿難還是初果。

「無量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在這個時候，這個法會裏頭，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眾生，都發出來這再沒有可以同他這個心來比的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心。沒有可以比的，就等於他這個心這麼真了。這個心叫什麼心呢？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心，也就是成佛的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譯成中文，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就翻「無」；多羅，翻「上」；三藐，就是「正等」；三菩提，就是「正覺」。

阿難整衣服，於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迹圓明，悲欣交集；欲益未來諸眾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佛法門，是中修行，得無疑惑。常聞如來說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我雖未度，願度末劫一切眾生。世尊！此諸眾生去佛漸遠，邪師說法如恒河沙；欲攝其心入三摩地，

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於菩提心得無退屈？」

「阿難整衣服，於大眾中合掌頂禮」：阿難聽見文殊師利菩薩說這個偈頌完了之後，他就站起來，整頓衣服，把衣服領子也提一提，這麼整頓整齊一下；不是衣冠不整那個樣子，好像穿衣服也不扣鈕子，一切都不整齊。阿難現在整頓衣服，在大眾裏邊合起掌，就向佛頂禮。

「心迹圓明，悲欣交集」：這時候，阿難心裏邊很明白了，是不像以前那麼糊塗了！現在他又想哭，又想笑。悲，就是想哭，因為阿難很會哭的。這一開始，他哭了好多次；那麼到現在，他還想哭，但是又想笑，所以悲欣交集，有這兩種的心理。他悲的甚麼呢？這叫「樂極生悲」，他樂極了：啊！這回我可得到佛法了！真正佛法我明白了！這樂極，生出悲來。欣，就是快樂；快樂得不得了，從來也沒有這麼快樂過。啊！真正明白佛法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所以就悲欣交集。

「欲益未來諸眾生故，稽首白佛」：他自己明白了他不算，他還想要利益未來的這一切的眾生。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就對佛叩了個頭，然後對佛說話了。

「大悲世尊」：大慈大悲的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門，是中修行，得無疑惑」：悟，就是明白。我現在已經明白這個成佛的法門，對這個法門來修行，我絕對不會再疑惑的了。阿難講話，總要引證一下佛所說的，不是他自己說的。「常聞如來說如是言」：我常常聽見如來說法的時候，說像這樣的話。怎麼樣說呢？

「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己還沒有得度就先去度人，自己沒有得道就先去教化人去，這樣的人，這是一種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自己覺悟已經圓滿了，再能以自己覺悟的道理令其他的人也覺悟，這就是佛在這個世界所做的事情。「我雖未度，願度末劫一切眾生」：我雖然自己也沒有得道，可是我願意令末劫的一切眾生都得度，都得到佛法的好處。

「世尊！此諸眾生，去佛漸遠」：末法的一切眾生，漸漸地離開佛就很遠了！甚至於離佛法也遠了！「邪師說法，如恆河沙」：在末法的時候，這個邪師說法，就像恆河沙那麼多啊！就是現在喲！現在就是邪師說法。甚麼叫「邪師」呢？他不明白，他就說他明白了；沒有開悟，他說他開悟了；沒有證果，他說他證果了。

所以我不是問那個周彌勒？我說你是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哪一果了？你開悟開的一個甚麼悟？你證果證得哪一個果？他說不出來了。我問，你都是個佛了，怎麼你都連果都沒有證？你怎麼跑到佛那兒去的？他說他就是佛了，他不但說他一

個人，他說 Everybody is Buddha（人人是佛）！哎！這就是叫「邪師」，這個是一個大妄語呀！你自己沒有這種境界，你自己就亂說——中國廣東話叫「車大炮」，像放炮似的；中國有這盡講大話的，叫「大炮」。

邪師說法，這邪師最壞不過！遇著邪師，就可以「殺」了他。你雖然就受戒，你殺了邪師沒罪的。為甚麼呢？哈哈！「除暴之所以安良」啊！我給你證明是沒有罪的。因為甚麼呢？你這是為的來護持佛法。所以你們不論懂不懂佛法，切記不要做一個邪師！不要不懂的，人家問你——好像這個 Ms. Li，那時候那兩位問她佛法，她說甚麼呢？「哎！我都老了，我都忘了！」根本她學都沒學過，你說她怎麼會忘呢？忘個甚麼？根本就不懂。她不說她不懂，她說她忘了；這就是一種騙人的口吻哪！騙人就是在這個地方。「知之為知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我根本就不懂，說「我忘了」，這就近於這個邪師了。

邪師說法，他就專門有一種攀緣心，講不對的道理。講甚麼不對的道理？譬如說，這淫欲是不對的，他說：「好啊！這個是最妙的法門！」他讚歎，哦！令你這個人都找不著真理了，都迷惑了！這就叫「邪師」，以是為非。以是，他以不對的，他說對了。這就叫「邪知邪見」，他知見不正當。你正的，他說它是不對的；你邪，他說：「啊！這個最好的。」

「欲攝其心入三摩地」：可是我在這時候，想令這一切的眾生生出一種正知正見，得到一個正定哪！「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離魔事」：得怎麼樣子，才能使得這一般眾生在這個道場上安立，遠離開這個魔事啊？好像有那一些個邪魔外道，專門說一種騙人的法門；又說男女怎麼樣，講淫欲越重，越可以成佛成得快，這麼樣子。這完全是一種邪知邪見，這是不對的；所以你們對這一點要特別地注意，不要被人騙了！凡是講這個淫欲，那就是錯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這種的說法就是魔事！

「於菩提心得無退屈」：對於他的菩提心，得怎樣叫他不退失他的菩提心呢？所以有的學佛的人，學學就退失菩提心了。說：「唉！不要學佛法了！學佛法這麼難！盡要祛我的毛病。我這毛病若祛不了，這怎麼辦呢？都是不要學這佛法了！」這就叫「退失菩提心」了。菩提心退了，屈了；屈了，就是屈服了，就是沒有精進心了，就是戰敗了。譬如打仗，日本投降，這叫「屈」。屈服了，沒有志氣了，被魔鬼打勝了，這叫「屈」了。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稱讚阿難：「善哉，善哉！如汝所問安立道場，救護眾生末劫

沈溺。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阿難、大眾，唯然奉教。

「爾時」：當爾之時，世尊聽見阿難這麼請問，說怎麼樣才能離開這個邪師說法？怎麼樣才能離開這個魔事？怎麼樣才能令眾生不退失他的菩提心？就是不是一學佛法，學三天、兩天的，就不學了；要永遠永遠的，有這一種精進心：「啊！我要學佛法，我生生世世都要學佛法！」發願：「哦！我對佛教一定要護持佛教！我一定要學習佛法，我一定要修行佛法！」這個菩提心永遠都不退的。得怎麼樣子可以這樣子呢？所以釋迦牟尼佛一聽阿難這樣子請問，高興了。為什麼高興呢？雖然說佛是如如不動的，但是有人要想擁護佛法，願人成佛，他也高興的，也就歡喜。所以，「世尊於大眾中稱讚阿難」：佛在大眾裏邊，聽阿難這麼樣一請問，佛就高興了，說，「善哉善哉」：阿難哪！你真好啊！阿難哪！你真好啊！這稱兩次，這是很嘉許他了！說，你真是好徒弟，你真是一個好徒弟！這樣讚歎阿難。

「如汝所問安立道場，救護眾生末劫沉溺」：像你所問的，在道場能安立於道場，你想在這個末劫的時候，救護這一些個沉溺到水火裏頭的眾生。「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你現在好好聽著吧！我現在給你講一講！「阿難、大眾，唯然奉教」：阿難聽見佛要說法了，更高興了；所以和大眾就答應了，大家都依教奉行了。一定佛問：「你們願意聽嗎？」大家說：「願意聽！」這叫「唯然」。

邪師說法，他專門講婬欲的，他講的是很不合乎道理的。這一點，又要分別清楚：在菩薩的境界，有的時候，他也用一種慈悲愛護眾生的心。他知道一切眾生，欲念都很重的；所以最初他教化這個人，他不令這一切眾生斷絕欲愛，就這個婬欲心。但是他用種種的方便法門，使令這個眾生，自己把這個婬欲心就看破了，然後自己就會把它停止了。這是一種菩薩的境界，和邪師外道又不同了；所以在這個地方，也應該要明白的。

譬如變一個女人身，令一切的男人一見著她就歡喜了；一歡喜，然後她就教他信佛，念佛修行，結果令這些個眾生成佛了。曾經講過在〈普門品〉上有這麼一個「魚籃觀音」的故事。這魚籃觀音生得相貌最好，最美麗不過，就拿著個魚籃在那兒賣魚。這一條村裏的人，根本就都不信佛的，見著這麼美貌一個女人，這一些個青年的男人，啊！就都生出一種貪欲心來了，每一個人人都想要向她求婚，和她結婚。

那麼這一條村人雖然不多，但是都有一百多青年人；這魚籃觀音就說：「你們這麼多人，我一個女人不能嫁一百多個丈夫啊！現在我有一個方法選擇丈夫。你們現在這一百多人，誰能把這〈普門品〉唸得可以背得出了；哪一個先背得出，我就和哪一個先結婚。你們回到家裏去背去，我限你們三天的時間。」這一百多青年人，於

是乎就拿一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是第二十五品那一品回去就唸。在三天，就有四、五十個都可以背得出了；這一百多人，有一半能背得出這〈普門品〉。

那麼回來，這個說他也背得出，那個說他也背得出，有五十多個背得出。這魚籃觀音——就拿著魚籃這個女人，就說：「哦！你們雖然五十多個人背得出，我也不能嫁五十多個丈夫！我只可以嫁一個！好了！你們這回回去，再給你們五天的期間，哪一個把《金剛經》可以都背得出，然後我就和哪一個結婚。」這五十多個入圍的又回去，每一個人就又唸《金剛經》。在五天之中，又有二十多個人唸會了《金剛經》。

回來，這拿著魚籃賣魚的女人說：「你們還這麼多，我還不能嫁這麼多人哪！在你們這一些人之中，我現在再有個條件；我限你們七天，誰把《法華經》能背得出，我就和誰結婚了。這回我相信，無論哪一個能背，都可以了。」那麼這二十多人，連以前一百多個人，又都唸《法華經》；在七天之內，就有一個把《法華經》唸熟了，背得出了。這個人姓馬，到這兒一說，他入圍了，那麼拿著魚籃賣魚這個女人就一定要和他結婚囉！他家裏也有錢，於是乎就請的人客，撒貼子，也就拜堂結婚。殊不知拜堂完，一入了洞房；這個美麗的女人就得個心痛的病，就死了！這姓馬的費了這麼大精神，唸得《金剛經》、〈普門品〉、《法華經》都會了，這結婚都入洞房了，啊！她死了！於是乎又出殯。

出殯，就來一個穿紫袍的和尚，問說：「你們現在幹甚麼？」說：「我們娶個新媳婦，她生病死了，我們現在送殯。」這個老和尚說：「不是的！那棺材裏根本就沒有東西；怎麼有人死呢？你打開看一看！」打開棺材一看，本來把這個拿著魚籃的女人屍體放到棺材裏，現在甚麼也沒有了，空了！這些個人說：「那她跑到甚麼地方去哪？快去追啊！快各處去把她再捉回來！」這個老和尚說：「這是觀音菩薩！因為你們這個地方的人都不相信佛，所以他現一個美女相，來使令你們這一班好色的男人都學一學佛法。那麼你們現在知道囉！他也就走了！」這個姓馬的新郎一聽：哦！這樣子！於是乎他也把世間上甚麼事情都看破了，就出家了，以後也證果了。這在中國有這麼一件事。

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佛告阿難」：在在會大眾都要唯然奉教這個時候，佛就告訴阿難說，「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毘奈耶，就是大、小的律乘；有大乘的律藏，小

乘的律藏；總起來，就叫「毘奈耶」。這毘奈耶，就是講戒律的。你常常聽見我講戒律這個道理的時候，我宣說修行的道理，要依照三種決定不能改的義。這三種決定義是甚麼呢？就是講的「戒、定、慧」。

「所謂攝心為戒」：攝，就是攝持；這個「攝」字，就好像吸鐵石，把東西吸引來了。因為我們這個心，尤其是個攀緣心；這個攀緣心，一天到晚盡打人家的主意，盡打人家的算盤。想個甚麼辦法，能以和某一個有錢的人接近，想個甚麼辦法能和某一個貴的人接近；一天到晚就用這個功夫，這就叫「攀緣心」，這就沒有攝心。攝心，就是把這個攀緣心攝回來，不要叫它去攀緣去，不要叫它東跑西跑的。

可是我們這個心，你不叫它跑，它又跑了；你不叫它打妄想，沒有一分鐘，它又打起妄想來了。這個妄想停了，那個妄想就又生出來了；所以說「前念滅，後念生；後念滅，後念又生」，這是念念不停的。這個攀緣心是這樣，現在要把它攝持回來制到一處。我們所以不能成佛，不能開悟，不能了道，就因為沒有制住我們這個心；如果你把你這個心制到一起了，就無事不辦，甚麼事情都成功了，甚麼事情都成就了。所以現在首先要攝持這個心，這就是個戒，就是個止惡防非的辦法。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你首先有了戒了，它就會生出定來；那麼由這個定中，就生出一種真正你自己的智慧。就好像這一個渾水它不搖動了，那個水就澄清了；水澄清了，就把那一些個塵垢都煞底了，這叫「因戒生定」。這個「定」，就是不搖動。你若不搖動，就是「淨極光通達」；你若淨到極點了，你自然光通達了，你就開悟了。「是則名為三無漏學」：戒、定、慧這三種，就叫「三無漏學」。你若守戒，由戒生定，由定就發慧，這就叫「三無漏學」。

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為戒？

怎麼樣？阿難哪！怎麼樣我給這個「攝心」起個名字叫「戒」呢？攝心為戒，這又是甚麼意思呢？現在我告訴你！

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

「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假設所有一切世界的天道、阿修羅道、人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牲道這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他若能沒有婬欲的心，這生死流就會斷了，不隨生死接連不斷了！這生死也就停止了。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

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汝，就是說的阿難。佛說，阿難你呀！你所修的這個定力，本來是為的超出塵勞，超出這一切的生死；「姪心不除，塵不可出」：可是你如果姪欲心不斷的話，你想超出這個塵勞，是無有是處的，是不會的。為什麼呢？這個姪欲心就是一種塵勞。所以你不要說你去做姪欲的行為，你就心裏生一種姪欲的念頭，有這個姪欲的心存在，這也就是塵勞沒有超出去；所以說，你姪欲心要是不除的話，你想修道，再開悟成佛，那是沒有這個道理的。一般最愚癡的人就說又要有姪欲心，又要開悟；這種的思想簡直是最愚癡的，這種的人是最不可以教化的！就是釋迦牟尼佛現在出世，也沒有法子能令他得道證果。所以這種人是最笨，最愚癡的一個人！

「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你縱然有智慧，你修行一打坐，就得到輕安的境界了，覺得非常地好，可以入禪定，現前就是你的功夫有所成就。「如不斷姪，必落魔道」：你有智慧不是嗎？假設你這個姪欲心不斷的話，就要墮落到魔道去。「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上等的去做六欲天的魔王；中等的就做魔的老百姓去；下品的就做魔王那個女，生得雖然漂亮，可是非常地卑鄙。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小心一點哪！聰明的人，這個地方要注意，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以為自己：「哈！你不明白；我明白了！你不懂；我懂了！」這有一點智慧，叫小智小慧；這個小智小慧就要把自己的前途耽誤了。你看！這種有一點小智小慧的人，他姪欲心不斷，總講這個愛欲；你愛我，我又愛你，這麼愛來愛去，愛到都成了魔了！成了魔，你說怎麼樣啊？

「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他那諸魔也有他的徒眾，有他的徒弟，有他的護法，各各都自己說他證得無上道，他成佛了。那個魔他就自己不知慚愧，自己說：「我就是佛啊！我們這就是最高無上的了！」什麼大他就說什麼；他因為本來就是魔，但是他不承認他是魔，他說他就是佛了。你說，佛也有假佛呢！世界上其他都有假的，他也想做個假佛；但是他還不承認他是假的，他認為他就是真的了，他也認為他「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了。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姪，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你看！這多重要，釋迦牟尼佛在沒滅度以前就說了！我現在在世界上，這些個魔王都不敢出世的；等我滅度後，這法到末梢上的時候，這種的魔民那太多太多了！在這個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有，就像那火

著得很旺的火柱似的。末法，就是在現在你、我這個時候，這種魔民多得很哪！

一般的無知的人也就聽他：「欸！他講得不錯啊！他講得很有道理的。」尤其一些個青年人，喔！正對他的味道了，正對他的機；所謂「臭味相投」，他臭，他也臭，所以大家你也說我好，我也說你好。如果那個味道不同，他就不會這麼互相讚歎了！所以「道不同，不相為謀」；若是同道，思想相同了，大家就以盲引盲。以盲引盲，這就是自己是個瞎子，沒有眼睛，還要給人家帶路；你說這是可憐不可憐？就我以前所講的，這不是罵人：「懵懂傳懵懂，一傳兩不懂；師父下地獄，徒弟向裏拱。」你說，到地獄，這個師父問徒弟說：「你怎麼也來了？」他說：「那你先來了嘛！我當然要跟著你了！」所以兩個人，師父也不知道他怎麼去的，徒弟也不知道他怎麼去的。你說可憐不可憐？就是這一類的！

「廣行貪婬，為善知識」：到處講婬欲，又歡喜婬欲，無論男女，男的也歡喜婬欲，女的也歡喜婬欲，又想要成佛，又想要開悟；自己還說自己是個善知識，說：「喔！我到處講經，I give lecture to everybody！」真是！把牙都可以笑掉了！你說！為什麼我認識這個魔呢？以前我見著某某一個人，不要提他名字；他說 he 自己是佛，我就說他是魔。他問我：「誰是魔？」我說：「你就是魔！」為什麼我知道他呢？他就是弄這一套嘛！就是專門講情講愛的，love, love, I love everybody！啊！你說，真不知醜啊！他有什麼資格來愛所有的人？這就是自己太不知慚愧了！

「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令所有的一切眾生，都墮落到愛這種婬欲心上，都落到婬欲的這一個坑裏頭，把菩提的道路失去了，沒有了。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就跑到那個地獄裏去了！這個師父看著徒弟後頭（虫+貢）進來，就看：「喔！幹什麼你也來了？這個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這徒弟說：「你先來了嘛，我當然也要跟著你來了嘛！你是我的師父，跟著你跑嘛！」所以這個師父說：「唉呀！你不應該跟著我來，這個地方是一個受苦的地方啊！」（有嬰孩笑聲）你看！這 baby 都明白了！（眾笑）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

那麼說，教人去愛是魔王；這個和菩薩相差就一點點，就是一反一正，不差得太多。相差哪一點呢？菩薩也是愛人的，他是有一種慈悲來愛護一切眾生，而沒有婬欲心的。這個魔王他愛護一切眾生，他專門講婬欲，專門注重婬欲；甚至於他說：「喔！這個婬欲心越重，開悟也開得果位越高！」這麼樣子，就以邪說來害人。而菩薩愛人是沒有婬欲心的，對一切眾生都不分彼此。有婬欲心就是魔！菩薩沒有婬欲心，他單單講這個愛，愛護一切；這是菩薩的境界、佛的境界。那個魔愛人是有所企圖，

有所貪欲的；菩薩愛人是沒有貪欲的，也就是沒有婬欲。所以佛教講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它和世間一切魔王的教不同，也就在這一點。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你應該教一切世間人修這個定力，先要把這個心婬斷了。「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這就是如來和以前所有的佛所教化的道理。這是第一種決定的清淨而明白的教化。誨，教誨一切的人，一定要斷婬的，這是第一個先決條件；一定，這一點不能不能改變的，這是決定義，而不是不定義。決定，這是決定了，不是說這個沒一定；你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惟獨這個婬心一定要沒有的；若有婬欲心，那就是落魔。你若是想由婬欲心來開悟，那就一定要落魔王的眷屬裏頭去了！

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

你看！這又舉出來個比喻。你若不相信，我就給講出來一個道理給你看看。

「是故阿難」：因為這個，所以阿難哪！「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假設你不斷這個婬欲心，你還天天要打坐，要修行；你一邊修行一邊漏，一邊修行一邊漏，都跑了！你修一點，就漏了十點；你修一分，就漏十分；修十分，就漏百分。怎麼樣啊？修禪定者想要打坐，就認為想要開悟；又離不開婬欲，想要尋求這一種顛倒的快樂。

「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像什麼？就像蒸這個沙和石，你想將這個石頭和沙做成飯一樣啊！你就經過百千劫，你這樣子，就叫一個「熱沙子」，沒有旁的用。「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什麼道理呢？因為它不是米，不是飯的根本，你所蒸的是沙石。就是你想要不斷婬心又開悟，這是就像蒸這個沙石想要把沙石變成飯一個樣的道理啊！

那麼這個地方，又有得講了。你要是能斷了婬心，你就天天和這個男女在一起，也沒有問題了！因為什麼呢？沒有婬欲心；沒有婬欲心，也沒有男女相了，沒有人相，也沒有我相，也沒有眾生相，也沒有壽者相。那麼有這些個不知道慚愧的人就說：「我就是這樣子！」你說你是這樣子的？那就靠不住囉！就靠不住了！那沒有什麼憑據的。你怎麼知道你是這樣子呢？你若是這樣子，根本就不知道是這樣子；你就不會有「我沒有婬欲心了」這一個見解。沒有就是沒有了，不會各處去賣廣告，登報紙的；不會對人說：「喔！我就是這樣子！」你這一賣廣告，已經不是了。所

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若是你真能沒有姪欲心了，「眼觀聲色內無有」，眼睛看見什麼聲聲色色，內裏都沒有的；「耳聽塵事心不知」，你耳朵聽見什麼好聲音，心裏不知道。那就是有點火候了！你再能就甚至於男女在一起，就同行，同坐，同臥，也沒有事情。沒有姪欲心，可要真沒有才算的；不是說那心裏還動動彈彈的，還躍躍欲試。完了，口裏就講硬話，說：「我可以守得住了！」那不算的！要連那個心裏都不動念了，根本那個姪念都沒有了，那才是真的；你有的時候還知道女人是怎麼樣，那就靠不住了！

有一個人開悟了，他到他師父那兒請開示，說他開悟。他師父就問：「你開的什麼悟啊？」他說：「以前我都不懂，現在我知道師姑是女人。」哈！他知道這個師姑——比丘尼，是女人了。那麼他師父用佛眼一看，喔！他是開悟了，所以就給他印證說：「你可以了！」哈！你說這誰不知道呢？但是你若不開悟，你就不會說這一句話；因為他開悟了，他會說這句話。並且這也不能騙得人的，因為他師父有佛眼；用佛眼一觀察，他是證了初果了，所以這才給他印證說：「是這樣子！」

「汝以姪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姪根，根本成姪」：佛告訴阿難，你歡喜這個摩登伽女，這不單有姪心，而且姪身也存在的。你以這種的姪身來想得到佛的果位，你縱然得到這種微妙的道理，這還是你那個姪根沒有除，你那根本就是成了一種姪欲心。「輪轉三途，必不能出」：你將來一定墮落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去；你或者轉畜生，或者轉餓鬼，或者墮地獄，你一定不能出去的。「如來涅槃，何路修證」：佛這個涅槃的果位，你憑哪一條路能證得呢？

必使姪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必使姪機身心俱斷，斷性俱無」：機，就是微細微細的，最少最少的那一念；姪機，就是無明。你必定要把那個無明斷了，你身的姪機也斷了，心的姪機也斷了，你就連知道斷的性也沒有了。「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在佛這個覺道上，你才可以有希望。

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像我這樣講，就是佛所說的法。如果不合乎我這個道理，就是魔王所說的法。

常來聽經，一定是都要有眼睛的，瞎子不能來聽經，聾子不能來聽經，啞巴也不能來聽經；到這兒來聽經的，都是越聽越聰明，不會越聽越愚癡的。所以我們現在每

一個人，都應該把你那個真正的智慧眼睜開，真正那個耳根要反聞聞自性，不要向外去照。這是我今天告訴大家的幾句話！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眾生」：又者，這個世界的天道、阿修羅道、人道、餓鬼道、地獄道、畜生道這六道眾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這個不殺，不單在身不殺生，心裏也不殺生。如果他的存心能不殺生，能戒殺放生，就可以和六道的輪迴斷往還，所以就不是隨著生死的業報相續。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為大力鬼，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當為地行羅刹。彼諸鬼神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

「汝修三昧，本出塵勞」：阿難！你想修行這個定力，本來這種的願望，就是想要出去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你如果有殺心不除去，也是塵不可出。怎麼樣除殺心呢？就是戒殺放生。好像前面那兒說「婬心不除，塵不可出」，怎麼叫「婬心」呢？這就要斷除這個婬欲心；婬欲心若斷除了，你才能出塵，才能超出這個六道輪迴。可是你婬欲心沒有了，你有殺心，這也一樣不能脫出六道輪迴，不能超出這個三界的。

「縱有多智，禪定現前」：這個多智，並不是出世的智慧，而是世智辯聰；一般人所有的這種世間的智慧，這就叫「世智辯聰」。你就算有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能言善辯，能以辨別；你修行，就會有禪定現前，你功夫相應了。「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假設你不斷殺心的話，將來會墮落的；墮落到什麼呢？墮落去做神。神道，就神；就是或者在天上做天王，做天主，或者做天上大力的將軍，這個叫「大力鬼」。

「上品之人為大力鬼」：墮落到神道上去，就是你做得最好了，為有大勢力的這種鬼神，這種鬼，也就是神。「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帥等」：這個中品的鬼，中品的神，就叫飛行夜叉；在空中，他會飛行的。這個大力鬼，就是天行夜叉，在天上飛的。而這個飛行夜叉，就在空中的，或者做鬼的元帥。「下品當為地行羅刹」：下品的這種的人，就做地行的羅刹，在地面做羅刹鬼。

「彼諸鬼神，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這一些個鬼和神——天主，天上的神和地獄裏頭的鬼，人間地下行的地行羅刹，飛行的夜叉和大力鬼神王——他們也都

有很多的徒眾，各各自謂他們都成就最高無上的道行了。徒，就是徒弟；眾，就是一切他的黨類。那麼這一些個鬼，有大力的鬼，有多財鬼，有少財鬼，有無財鬼；財，就是錢財；又有嗅香鬼，又有嗅臭鬼，有幾萬種那麼多。好像中國這關帝公就是多財鬼，不過他以後皈依三寶了，算是佛教裏一個伽藍菩薩。伽藍，在佛教裏頭，也是護法神；這護法神在廟裏頭，在佛前，他都是站著的，沒有坐著的位置。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在我滅度之後，到了末法的時候。就是你我現在這個時候，現在這就是末法了。「多此鬼神熾盛世間」：有很多這種的鬼神在這個世界很盛行的。這都是因為他在前生也修行，但是不能戒殺，所以就墮落到神道裏邊了。

「自言食肉得菩提路」：自己對人講他成佛道了，開悟了。說：「我也吃肉啊！吃肉我一樣成佛啊！我也不必戒殺，也不必吃齋，我現在也一樣是佛啊！我現在也開悟了！」好像有某某人，說也是開悟的；但是他吃肉，喝酒，抽菸，甚至於帶著一班青年人去用這個 marijuana（大麻），又用這個 LSD，這樣子。他說他開了悟了，豈有這個道理的呢？佛當初開悟，也並沒有用這一些個藥品哪！他就自己開的悟。怎麼你現在吃這種毒品、麻醉品，把你精神麻醉了，甚至於就都快死了，他自己以為他自己是開悟了！你說，這顛倒不顛倒？這真是顛倒眾生！

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地多蒸溼，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名為釋子？

「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我在我佛教裏頭，教一切的比丘吃五淨肉。什麼叫「五淨肉」呢？就是「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我殺」，不懷疑他是為我殺；和「牠自死」、或者「鳥殘」牠自己死的，或者鳥吃剩下的。好像鷹抓幾個小雞子就吃，吃不了剩下了，你碰著，比丘可以揀著吃的，這叫「鳥殘」。這些都叫「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這種五淨肉，都是佛的神力所化生的，牠沒有這個命根。什麼叫「命根」呢？就牠沒有一種的識、沒有卵。

「汝婆羅門地多蒸溼，加以沙石，草菜不生」：婆羅門，就修清淨行的。你們這些個婆羅門，因為地有很多沙，又有很多水，加上沙石混合土，這草和菜都不會生的。蒸，就是有沙石而熱氣蒸騰；溼，就是有很多水。「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為肉，汝得其味」：我用這個大悲神力所加護，因為大慈悲的關係，把這種的

東西都假名為肉，但它不是真肉，讓你們吃這種的東西。

「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名為釋子」：現在我叫你們這些個比丘吃這種假肉，奈何如來滅度之後，你不吃這個五淨肉，專門就去吃一般的肉，這怎麼可以叫釋子呢？不可以稱釋子！釋子，就出家人的另外一個名稱。

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剎，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在這個末法之中，我滅度的時候，所有的出家的比丘，如果他想要吃肉的，他不管是五淨肉、是三淨肉；總而言之，是肉他就吃，他不問是不是五淨肉。

「汝等當知」：阿難哪！你們當應該知道，「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在我滅度之後，他冒充佛的弟子，大口吃肉、大口飲酒，吃肉飲酒是無拘無束，他說要自由的。那麼這個吃肉的人，縱然他得著一點小境界，或者開了一點小智慧，好像得著一點點的定力。心開，就心裏明白一點道理。似，就是好像；本來不是的，這叫相似。就是本來他不是開智慧，他自己就認為他開智慧。好像某一天來的那一個人，自己說和六祖是一個樣的。我問：「憑什麼你和六祖一個樣？」他說：「我不憑什麼和六祖不一樣！」他以為這就是有了智慧了；這種人，就是現在所講的這一類的。

「皆大羅剎，報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可是這正是大的魔王，大的羅剎鬼！他的壽命終了之後，必定就墮落到生死苦海裏邊哪！這種人雖然穿著佛的衣服，吃著佛的飯，但是他不是佛的弟子。

「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像這等人，他又殺生，又吃肉；又不戒殺，又不戒葷；你吃我的肉，我也吃你的肉，這麼樣互相吞食。根本你吃我的，你就要還我的；我吃你的，也要還你的；互相還報，沒有完的時候。因為什麼呢？你若吃我的肉，我就要吃你的肉；我吃你的肉，你又要吃我的肉；今生你吃我的肉，來生我又吃你的肉；再來生，你又吃我的肉，都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怎麼可以說，這個人能已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的苦呢？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你去教化這個世界人，修這個三摩地的定力，其次要戒殺生。你第一要先斷婬欲心，你婬欲心不除，塵不可出；可是你殺生的心如果不除，也是塵不可出的。「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這個就是

以前所有的佛和現在佛所提倡的第二種最清淨的明顯教誨。你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不遵守，那就是不會出離三界的。

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為欲隱彌露。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歧路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眾生血肉充食？

「是故阿難」：因為這個，所以阿難你要知道！「若不斷殺修禪定者」：你若不斷殺生再想修禪定的話。你不斷殺生，就沒有慈悲心，就斷慈悲種，你斷這個慈悲的種子，「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也就比方有一個人，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大大聲地這麼喊著，卻想要人家聽不見。這就叫什麼呢？掩耳盜鈴啊！把他自己耳朵堵上了，去偷那個鈴鐺；說是自己聽不見了，旁人也不會聽見。他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了，他高聲大叫，自己聽不見，因為自己耳朵堵上了，以為旁人也聽不見。「此等名為欲隱彌露」：這等的行為的人，給他起個名叫什麼呢？想要隱藏起來，可是更暴露出來了；越想隱藏，越暴露出來。

「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歧路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歧路，就是這一條路有岔路；多數岔路口，會有草生出來的。修行行為非常清高，非常地潔淨的這種比丘，和這一切的大菩薩，在岔路口行走，就不踩這個生草上邊，因為踩生草上邊，把草也踩死了，更何況是用手來往出拔這個草？「云何大悲，取諸眾生血肉充食」：怎麼可以講你有大悲心的人，可以把這一切的眾生的血拿來喝，肉拿來吃呢？這是不可以的。

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絁，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為彼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必使身心於諸眾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說是人真解脫者。

「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絁、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服，就是穿衣服，戴服飾。靴，就是皮靴；履，就是皮鞋；裘，就是皮袍子；毳，好像鳥毛之類。乳，就是牛奶；酪和醍醐，都是由牛奶造出來的。總而言之，這些個東西，都是有生命來造成的。假設有比丘，不穿東方，指中國，蠶吐的絲所做的絲綿和絹帛；那個普通的棉花不算的，也不用這個地方（印度）所產的皮靴、皮袍子、羽毛衣、和牛奶、乳酪、醍醐等產品。「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像這一等的比丘，在這個世界上是真正得到解脫了；他把他所有的宿債都還

了了，不會再來三界了。

乳酪，在這經上雖然說是禁止不可以吃，但是在這大、小戒裏頭，都沒有一定戒乳酪、牛奶這些個東西。這經文上這樣講，這是持殺生戒非常清淨的；所以他就凡和眾生有這種因緣關係的，他都不用。好像他不穿絲綿的，不穿蠶吐的那種絲做的衣服；因為蠶吐絲那裏也有蠶的生命。甚至於他也不喝蜜糖，這蜜糖裏頭有蜂子造的。其實，在戒律裏頭，這些個地方還有開緣的；有開緣，就不一定限制這些個。這是如果再能不用它，這是最清淨，最好了！

「何以故」：什麼道理呢？「服其身分，皆為彼緣」：你所穿的衣服、食用的物品，與牠這個生命都有關係，這都是和這種畜生有一種因緣的。你如果想不做畜生，就應該和牠斷這種因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好像以前我們人吃了世界上這百穀，從此就足不能離地了。

追究最初，人是從大梵天來的。我們人間的人，因世界上有劫火洞燒，燒得沒有人了；經過的時間不知幾長久了，在這個時候，大梵天上有天人就在空中飛，飛到世界上來了。這個地上因為時間久了，生出一種叫「地肥」的；他看這個東西很好看，拿起一聞，也很香的，於是乎他就吃了。他一吃這個地肥，就不會騰雲駕霧了；所以就在世界上，不能空中飛行了。那麼他在這兒不能飛行了，他就這麼叫；這一喊，上邊或者他的兄弟姊妹，甚至於一些個男男女女，就跑下很多到這個地方，都吃這個東西；一吃，都回不去天上了。所以在世界上，就繁殖有人種了。

一般人說人是由猴子變的，那麼人怎麼不會再變回猴子呢？所以，這最初由天人那兒來到世界上，然後地肥一吃，就留下來了。人一出，地肥也吃得沒有了；這種食糧斷絕了，於是乎就吃這世界上的百穀。稻，粱，黍這三種，每一類大約都各有二十種；再加菜有二十種菜，再加果品也有二十種，統統合起來，這叫「百穀」。人就吃這個百穀了！一吃百穀怎麼樣？因為世界上這百穀是從地下生出來的，人吃了就足不能離地了；一般就說地心有吸力，其實就是人吃這些個東西吃的，吃得就在地上走了！

「必使身心於諸眾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必定要使這個身、心和所有一切畜生這身體的生命，和牠身上生命有關係的這一種業，都不可以造；身也不可以殺生，心也不可以殺生，也不穿有眾生生命的衣服，也不吃眾生生命的肉。

「我說是人真解脫者」：我說這個人是一個真正的解脫人。

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如我此說，名為佛說」：像我這樣的講法，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法，都是這個樣子，都是這個道理。「不如此說，即波旬說」：不如我這個說法，就是魔王所說的。也就是，合乎我所說這個理論，這就是佛所說的法；不合乎我所說這個理論，就是魔王所說的。

所以你在聽過《楞嚴經》後，誰再講經，他講的道理對不對？你就像一個照妖鏡似的。照妖鏡懂得嗎？在中國講，有一種照妖鏡，牠若裝模作樣，裝著是個人，用這一個鏡子一照，喔！是個怪物！原來是個豬精，或者牛精、馬精，或者是山妖、水怪，或者是鬼王。用這個鏡子一照，就把牠給照出來。你現在聽過《楞嚴經》的，誰再說什麼法，你往這個《楞嚴經》上一合，他說得對不對你就知道了！這就也等於一個照妖鏡一樣的。

所以我前邊不說嗎？瞎子、聾子、啞巴，他沒有機會聽我經的。為什麼呢？我講經，他如聾若啞。我這兒講經他不聽的，這叫「聾子不能聽經」；並不是說他是聾子沒有聽到，就是說他等於聾子一樣。啞巴不會說話，他也不會聽的；我這兒講什麼，他也不懂。所以在這兒聽過《楞嚴經》，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成一個善知識，成一個真正明白佛法的人，將來去教化那些個瞎子、聾子。他現在沒有聽，你將來安上一個擴音機各處去廣播；他在外邊也聽到佛法了，就再不會是是聾子了，不會是啞巴了。不懂佛法的人是最可憐的，你們學會佛法，應該去教化一切眾生的，所以現在都要特別注意修學佛法！

阿難！又復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

「阿難」：佛又叫了一聲，阿難！「又復世界六道眾生」：又有一種的道理，這世界天道、阿修羅道、人道、餓鬼道、地獄道、畜生道，這六個道的眾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不偷，就是所有一切有形的、無形的、有價值的、沒有價值的，他什麼都不偷，就心裏也不生這種的偷的念頭。他的心若能不偷，再不姪、不殺，這也就不隨著生死的相續；不隨著生死相續，就業果相續也沒有了，這世界相續也都沒有了。可是要在你心裏頭，連這個偷的念頭都不要有的；你雖然沒有實實在在去偷，你心裏頭，生出來這麼一種偷的念，這也不可以的。

汝脩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

自謂成無上道。

「汝脩三昧，本出塵勞」：你現在想修這個正定，你本來的意思就想要超出這個塵勞，離六道輪迴。「偷心不除，塵不可出」：你偷東西這一種的心念如果不除去的話，你就不能出去這個三界火宅。塵，就是塵勞、塵事，就是這個三界火宅。

「縱有多智，禪定現前」：縱有，就是縱然有，本來沒有的。本來這種人是沒有智慧的。他若有真正智慧，就不會偷了，也不會姪了，也不會殺了；就因為沒有真正的智慧，所以才姪、殺、盜。這「多智」並不是說智慧很多很多的意思，就是有多少的智慧；這個多少就不是太多，就比一般人稍微聰明一點，不是很多的，就是比那個少的多一點。總而言之，好像一般人有一分智慧，那這個大約有兩分這麼樣子，不是說有千百萬分；這多智，是個比方，根本就沒有的。根本來講，就是沒有智慧；若有智慧就不會偷了嘛！有智慧為什麼要去偷啊？

你存心偷的這個人，縱然你就多少有一點智慧，又修禪修得好像是有一點定力了。你坐著，也迷迷糊糊的，就好像入了定似的；但是他自己覺得自己是不得了了：「喔！你看，我往這一坐，坐得真是……大約他們都不能有我這麼樣子成績，他們的功夫都不如我！」總有貢高我慢這種知見。

「如不斷偷，必落邪道」：假設你不斷偷竊這個心的話，這個一定就落邪道了。你雖然有少少的智慧，你還偷，你又修禪定的功夫，這個就落邪道了。邪，就是不正當。什麼叫不正當的道呢？他教人道路不光明、不正當，教人邪知邪見。

「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上一種的邪道，就做精靈；中品就做妖魅。精，就是妖精。精靈，就是本來你看著他是很聰明的，實際上他是假的。中國在藥舖裏，有那一味的藥材叫伏苓；伏苓它這個「靈」不是真的，是假的。妖，就是妖精，妖怪，奇奇怪怪的；它也有神通，也會害人，把人害得慘了。

「下品邪人，諸魅所著」：下一等的邪道，就做邪人，就有一切的魅上到你的身上。魅，就是鬼魅。前幾天不講「鳩槃荼」那個魘魅鬼？這也是一種魅鬼。魘魅鬼是在人睡著了去魘魅你。這個魅不是睡著了，就是在人沒有睡覺，就來個鬼，就上到你的身上；藉著你身上就講話，就說法，什麼它都會的。這種的就叫「邪人」，在中國叫「巫醫」，又叫「巫婆」，又有一個名字叫「跳神」。怎麼叫「跳神」呢？說蹦蹦跳跳的，這是就有神了；這種人，就是前生他盡偷盜東西，所以今生就受這個果報。

我在美國，我都遇著一個這樣的人，是個美國人。他就說他就是耶穌，又說他是天主；等一等，說天主來了，天主到他身上來對我講話了；等一等，又說是耶穌來了，耶穌要和我講話。唉！那個時候是幾年前了？有五年以前了！他見我去，叫我罵了一頓，我說：「你這個，自己真是不知道自己！你這完全是魔鬼來作怪啊！」我這樣一講，他也不歡喜聽說他是「魔鬼」，所以他就走了。他本來想到這兒和我研究道理，叫我罵了一頓，以後再也不敢回來。唉！我一想：我這是也不會度人，遇著這麼一個「耶穌、天主」，為什麼把他罵跑了？這就是這種邪人！為什麼他有這樣的業報呢？就因為他在前生偷東西，這個偷心他不除，所以就墮落。上品就墮落精靈，中品就墮落妖怪，下品就墮落邪人；邪人，就有這個邪魔鬼怪的到他身上，來替他講話。

中國那種邪人本領很大的，可以拿把刀在頭上釘，這叫「掛甲」。釘上一把刀不會死的，完了，他這個神要走了，把這刀起下來，他這個神唸唸咒，喔！也不流血，就這個樣子。有的在肩膀上就釘上一條鐵釘子，兩邊掛上鋤刀；中國那個鋤草的鋤刀，一把刀大約都有十幾斤重，他可以掛四個。四個鋤刀這麼晃起來，喔！很威風很嚇人的，就這麼有本事！我都見過這種的邪魔外道。

所以現在對《楞嚴經》這經文一看，喔！佛早早地就把這個世間一切一切，哪一類人什麼樣子，都給講清楚了！所以我們大家聽《楞嚴經》，很要緊很要緊的，這個地方非常重要的！我們聽經的人，都要特別注意！你看看！這個偷的心你如果不除去，你想成佛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了，有偷的心就把它改了；沒有偷的心，那麼更好，也不要叫這個偷的心生出來，這是與道最相應了！

「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那一些個邪魔外道，妖魔鬼怪，那一些個害人的魑魅魍魎，在這個世界上也各有各的徒眾；他們都說自己這個道是最好的了，他們得到最高的這種道了。所謂「善一夥，惡一群，什麼人就找什麼人」，做善的人就和做善的人在一起，做惡的人就和做惡的人在一起；那麼這一些個邪魔鬼怪，邪魔外道，他也有他這一些個邪魔外道在一起，有他的徒眾。他們都說自己第一，甚至於他假藉佛的名字，就說：「喔！我們已經都成佛了！你看，又有這麼大的神通！」實際上，完全是一些個妖魔鬼怪，完全是一些個不正當的！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奸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已得上人法，眩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提道；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卻非出家具戒比丘，為小乘道；由是

疑誤無量眾生，墮無間獄。

這一些個魔鬼，我在以前遇著的多了！那麼在西方人，都還不知道有這種的奇怪的事情。並不是中國人信神信鬼，才有這些個。這是時間久了！這個天地間，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釋迦牟尼佛說，我入涅槃之後，在這個末法的時候，很多不正當的人，就像火似的在這個世界上燒，把所有的人都燒死了。這一些個不認識妖魔鬼怪的人，就都跟著這一些個妖魔鬼怪跑了；就比方火那麼厲害，把人都燒壞了。這一些個妖邪多得不得了，到處都是，我們人不能因為沒看見就不相信；這世界，我們沒有看見的那些個事情多得很！要完全等到我們親眼看見，這一生看不完的；那麼這一生看不完那麼多的事情，我們也不知道那麼多的事情了！

「潛匿奸欺，稱善知識」：潛，就是潛藏；匿，也是藏匿；奸欺，就是欺騙人。他們就潛伏到什麼地方，或者欺騙人，盡是祕密地不叫人知道；他自己稱他自己就是明眼善知識，說他什麼都明白。「喔！我是什麼；你知道我是誰來著啊？我是彌勒菩薩來的！你知道我是誰來的？我就是觀世音菩薩！你現在知道嗎？你不要錯過機會啊！你拜我做師父了！」就這樣子。（眾人大笑）他們不會聽中國話的，也都會聽了！「你如果不拜我做師父，你拜我的師父做師父，我給你一張戒諱啊！」（哈哈！）「六十五塊我傳給你一個法啊！」（眾人大笑。）

「各自謂己得上人法」：上人，就是菩薩。每一個都是自己稱讚自己，說他就是菩薩了。你說，這就是邪知邪見！在佛教裏頭，就算你是佛菩薩來的，你在你有生命的一天，不能自己講：「喔！我是佛，我是菩薩，我就是羅漢！」不能這樣講的！你這樣講，這就是魔鬼，就是這一類的人了。要等到什麼時候呢？要等到死的時候。死後不妨叫人知道；你沒死之前，不能叫人知道你是誰。你一說出來你是佛，你什麼意思？你說你是菩薩，你又是個什麼意思？你為什麼要說你自己是佛？你為什麼要說你自己是菩薩？為什麼要稱讚你自己是羅漢？無非叫人相信我！相信我是什麼意思呢？叫你布施錢。這就是一種攀緣！你若不是攀緣，你是佛，活該你是佛，你告訴人家幹什麼？你是菩薩，你自己就是菩薩，你告訴人家幹什麼？

講到這個地方，我以前講過，有一個太守到天臺山國清寺去訪問豐干和尚。兩個人談起來了，這個太守，他叫什麼名字呢？你不要問我，我也忘了！總而言之，就是個做官的；或者是你也不一定，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沒有一定的名字。那麼這個做官的就問豐干和尚說：「以前很多菩薩都到這個世界上來，現在菩薩也沒有了；我

想見見真正的菩薩，我也遇不見了！」豐干和尚就說：「你想要遇見菩薩嗎？那我們這兒有兩個菩薩，我給你介紹，你去見啦！」「啊？你們這兒有兩個菩薩？是什麼菩薩？是不是泥菩薩？木頭雕的菩薩？」豐干和尚說：「都不是！這兩個是肉身菩薩，是活菩薩，是人的菩薩！」廣東話叫生菩薩，就是活菩薩，活菩薩就是人。

他說：「真的嗎？」這豐干和尚說：「我騙你？我是一廟的方丈，我對你講，當然是真的了！」他說：「那是誰啊？」「我們廟上有兩個，一個煮飯的，一個燒水的；一個叫寒山，一個叫拾得。這兩個人，一個就是文殊菩薩化身，一個就是普賢菩薩化身。兩個菩薩都在這個廟上做著苦工，因為沒有人歡喜做這個苦工，他們就願意做去。你如果想見一見他們，很容易的，你到那個廚房去就見到了！」於是乎太守就叫知客僧——就是招待來賓的和尚——帶他到廚房去見這兩個邋遢和尚。這個太守到廚房一看，這兩個和尚都像現在嬉皮一樣，長頭毛、長鬍子，臉也不洗，身上是污濁邋遢很不乾淨的。喔！very dirty；但是豐干和尚說他們兩個是菩薩，他也就敢輕慢這兩個人，就於是乎就叩頭。

寒山、拾得兩個就問他說：「你幹什麼給我們叩頭啊？」他說：「豐干和尚說你們兩個是文殊、普賢菩薩來的，所以我要給你們叩頭！」這寒山、拾得就說：「欸！豐干饒舌！豐干饒舌！」就說這個豐干和尚真多事幹，講他是太多嘴了！於是乎這個太守給他們兩個叩頭，他們兩個就向後退。這向後退，不知道退多少步？不只一步，四步，幾百步也不一定的；退，退，退到山上了，這後邊就是石巖。

這兩個和尚就對這個太守講了：「豐干饒舌！你彌陀你不拜，你來拜我們做什麼？」這太守說：「誰是彌陀啊？」寒山、拾得說：「這個豐干和尚就是阿彌陀佛轉世到中國來，到天臺山國清寺來做方丈的嘛！你去向他叩頭好了！你不要叩我們！」而當這個太守好像要入定這麼一愣的時候，這兩個邋遢和尚都退到那個石壁裏頭去了。在天臺山有個月光巖，那個地方是寒山、拾得的隱身處。退到那個石頭裏邊去了，以後這寒山、拾得也沒有了；這個太守就回去見豐干和尚——見阿彌陀佛去。回到國清寺裏一看，豐干和尚也坐那兒圓寂了。啊！他知道他是阿彌陀佛來的，但是也看不見了，當面錯過了！死了他才知道，那麼活著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豐干和尚是阿彌陀佛。

所以佛來的、菩薩來的，他不叫人知道的。為什麼呢？他叫人知道，就都你也叩頭，他也叩頭，搞得他一天到晚很麻煩的，也沒有時間用功了，所以他不願意對人講的。這是在佛法裏頭，就是佛菩薩到這世界上來的，也不能公開講，說「我就是菩薩；我就是佛」，不能講的。若說自己：「喔！你看我開了悟了！你看我就是佛啊！」這簡直的！你說這和經上這種人有什麼分別？我從來還沒碰見一個人公開就承認自

己開悟了。就虛雲老和尚或中國任何開悟的和尚，你問他是不是開悟的？沒有人自己承認說：「喔！我是開悟的。」說自己是開悟的人，在佛教裏頭那是沒有這樣子的；那除非是一個「新佛教」；美國這兒有個 new dharma（新法）。唉！

「誑惑無識，恐令失心」：可憐得很哪！可憐得很哪！誑，就是欺騙、迷惑；恐，就是恐嚇。迷惑那些個無知識的人，恐嚇你，使令你把你真正的智慧都沒有了。失心，就是沒有智慧了，令你就迷了。「所過之處，其家耗散」：他到什麼地方，把人家家庭裏所有的財產都拿到他的腰包裏去了。哈！那個錢就多得很呢！什麼都來了！

這個我遇著得多了，不是單單這兒；這個真是遍地皆是！你說他怎麼說啊？「你要什麼的，信我這兒！我這兒有什麼什麼。」「我這兒有法寶，賣給你一個，一個三百塊錢。因為我對你最好，所以留給你的；我如果不是對你好，這個我不給你的！我不賣；特意留給你的！」你就：「三百塊錢？好！」這給師父三百塊錢，買一個法寶。（眾人大笑）有的不只三百的，有的要拿幾千都不定的；所以這個老師的錢，喔！滿滿的！

我知道有一個，我們東北那邊有一個叫劉金童的。那時候在日本佔領的時候，喔！他的徒眾滿天下，多得很！人人都說他是皇帝，將來日本退走，他就是皇帝了。人人要買大官做，這個就買個丞相，那個就買一個外交部長；你買個外交部長要幾萬塊錢，你買個丞相要幾萬塊錢：那個錢多得不知多少，由關外往關內用火車來運這個錢。唉！他說這個，一般人就相信這個。你給他講真法，說你不要殺生，他不相信；你不要偷盜，他不相信；你不要邪淫，他不相信。你若說有個什麼對他有什麼什麼好處，這麼樣就相信了，就拿錢。這樣子，我遇著的多了！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提道」：我教化所有的比丘，依照次序這麼順著方向去乞食，令比丘捨除這個貪心而開悟成佛。循方乞食，就是你向南去乞食，他就向北方去乞食，有的向東方，有的向西方，各有各人的方向，各有各人的處所。乞食，就是托鉢化緣，就是托著鉢到外邊去化飯吃。為什麼要叫他化飯呢？第一，一切眾生布施出家人飯，他可以種他的福報，可以了去他的苦惱。第二，出家人自己也不預備飲食，也不預備東西；到外邊化來什麼東西，吃什麼東西。化來好的飯，就吃好的；化來不好的，就吃不好的，所以自己也沒有貪心。

你若自己做飯，今天做這個不好吃，我明天再做好吃的；後天做更好吃的東西，再後天做更好吃的東西：這就沒有止境。去到外邊化這個飯，有什麼東西吃什麼東西，不分別飲食好不好。不能說是今天化來的齋飯味道好，高興的就吃，吃得把肚子脹

得大大的；明天化來不好吃的東西，就不吃了：不能這樣子。好的、不好的都一樣吃；總而言之，吃飽就算了，這叫「捨貪」。因為「君子謀道不謀食」，修道的人只問我這個道業成沒成就，不管吃得好不好。所以你們到這兒來研究佛法，我告訴你們，不要知道那個吃的東西味道好不好！

「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這所有一切出家人，不立炊爨，不自己做飯吃；就是維持這個生命，這個身體活著就可以了。「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在大陸上住著，這叫「旅」；在水上住著，在船上睡著，這叫「泊」。為什麼我什麼都不貪呢？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就好像住到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旅館 hotel 一樣，所以就也不要這麼執著。這表示我就是來這一回，生命結束了之後，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這個地方，最不清淨了！所以再也不到這個地方來了。就是美國這麼樣子漂亮的廁所、漂亮的房子，也是來一次就夠了，再不要來了！不要貪戀這個廁所；廁所是臭的嘛！你貪它好幹什麼？這個世界也是臭的；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是乾淨的，這個世界就是個廁所。

「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云何你做賊，盡偷東西啊？你穿著我佛教出家人的衣服，穿起來一個袍，搭起來一個衣，就販賣如來的佛法；拿著佛法來做生意，到那個地方就說：「我是個法師，我可以講經給你們聽，你們大家要相信我！」「造種種業，皆言佛法」：他只知道要斂財，只知道和人化緣，叫人布施給自己，造種種惡業，說這一切一切都是佛法。他說：「喔！你跳舞也是佛法，你喝酒也是佛法，你奏音樂都是佛法！這都是佛的八萬四千法門之一。」他講得是井井有條，津津有味。喔！你抽菸也是合佛法，喝酒也是佛法，你賭錢都是佛法；什麼都可以，甚至於你一切一切都沒問題。

「卻非出家具戒比丘，為小乘法」：可是怎麼樣？他根本就不是一個出家人，不是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他就行小乘法，為這一小點攀緣心，和人拉攏社會的關係。你問他戒：「你受了什麼戒了？你受了具足戒了嗎？」「什麼叫具足戒啊？」不要說具足戒，五戒他都不懂，八戒更不明白，十戒也也不用問，更不要說十重四十八輕；所以果彰到那兒問「十重四十八輕」，他怎麼能懂呢？

「由是疑誤無量眾生，墮無間獄」：因為這個，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地方被人也疑惑，他自己也不明白，所以害無量眾生都墮無間獄了。本來人家想學好的，你說遇著這麼一個糊塗師父，就是前邊講那個「懵懂傳懵懂，一傳兩不懂；師父下地獄，徒弟往裏拱」。這樣子，都墮無間獄了！什麼叫墮無間獄呢？無間獄，就是無間地獄，沒有間斷的；一個人在這個地獄裏也滿，多人也滿。一個人在這個地獄裏頭，也沒有空餘的地方；多人在這個地獄裏頭，也不會擠迫，也沒有空餘的地方。入到這無

間地獄裏，永遠都不會出來的，所以這是很痛苦的，很危險的！

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脩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為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

「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脩三摩提」：假設等到我入涅槃之後，那時候有出家的比丘他發心想要一定修這個定力。「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他能在佛的前邊，在身上用刀把肉挖開，在這個地方添上油來點燈；或者把這個指頭燒去那麼一節、兩節；或者在身體背上燃一枝香，或者兩枝、三枝。

「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釋迦牟尼佛說，我說這個人在無始劫以來，宿世所欠的債務，在這一個時候就都會還了了，就永遠不會再來這個世間來受苦了，他一切的漏也都永遠脫離了！長揖世間，就是這一生報盡了，再不會生到這個娑婆世界，受這種的苦惱了。「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雖然沒有即刻就明白再沒有比這高上的這個覺路，這個人於佛法上，已有這個決定的心，不會退墮了。

「若不為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假設你不捨你身上來燃香、點燈，或者燒指，若沒有種這小小的善因的話；你縱然就開悟成道，甚至於成佛了，你一定還要再回來做人還宿世的這種債務。「如我馬麥正等無異」：如果他不燃燈或者燃指，或者燃香在身上的話，也就像我要受我九十天吃餵馬的麥子那個果報一樣的。佛怎麼九十天吃餵馬的麥子呢？

因為在過去生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做一個在山上的梵志，帶著有五百個童子在那兒修道。這時候也有佛出世，這位佛出去化緣，因為家裏有一個有病的比丘不能出去化緣；他就叫這一些個比丘給他在齋主那兒乞多一份齋飯，回來給這有病的比丘吃。那麼比丘拿著齋飯經過梵志山，這個梵志聞見飯的香氣，他就生了一種妒忌心。說是：「哎！這一些個禿頭的和尚，怎麼應該吃這麼好的東西呢？」就說這一些個沒有頭髮的和尚，只可以吃餵馬的麥子，不應該吃這麼好的東西。他這五百個弟子，也隨聲附和，就說：「對的！他應吃那個餵馬的麥子。」

釋迦牟尼佛就是那個當初在梵志山帶著五百個童子在那兒修道的梵志，今生成佛了；這五百個童子，就是五百個羅漢弟子。那麼有一天，釋迦牟尼佛帶著五百個徒弟到

一個國家去結夏安居；這個國王先先地很歡迎，把他接到國家來了之後，哈！這國王又不供養這一些個和尚了。在這時候，一個餵馬的馬師看見釋迦牟尼佛和五百個弟子都沒有飯吃，於是乎就天天就用餵馬的麥子，來供養釋迦牟尼佛和他五百個弟子。因為因地的時候謗毀人家，說這個比丘應該給他吃餵馬的麥子；所以今生釋迦牟尼佛雖然成佛了，五百個羅漢也都證果了，還要受九十天餵馬的麥子。所以說「如我馬麥，正等無異」。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阿難哪！你應該教一切的世人想修這個定力的，接下來應該斷這個偷盜的心。「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這個就叫做釋迦牟尼如來和以前的佛第三種不能改變的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偷脩禪定者；譬如有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

「是故阿難」：因為這個，所以阿難，「若不斷偷脩禪定者」：假設你不斷偷盜這個心而想修習禪定的話，「譬如有水灌漏卮，欲求其滿」：就譬如有這麼一個人用水灌這個漏的瓶子，想要把這個瓶子灌滿了。卮，就是一個瓶子，茶杯。「縱經塵劫終無平復」：本來它是漏的瓶子，你用水灌，縱然經過微塵數那麼多的劫數，這個瓶子始終不會滿的。

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蓄，乞食餘分施餓眾生；於大集會，合掌禮眾；有人捶詈，同於稱讚。必使身、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眾生共；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為己解，以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

「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蓄，乞食餘分施餓眾生」：在比丘，應該預備三頂衣；這個衣，不是都大衣，是一個五衣、一個七衣、一個祖衣；還有臥具，還有鉢；這叫「三衣鉢具」。假設所有的比丘，除了這三衣、鉢、具之外的東西什麼也不要，什麼也不儲藏起來；天天把乞食回來所剩的給一切沒有吃的眾生吃。「於大集會，合掌禮眾；有人捶詈，同於稱讚」：在什麼大會的裏邊合掌向眾為禮，有人若是罵你的話，你要看成和稱讚你一樣的，不要認為他是罵你。

「必使身、心二俱捐捨」：必使身、心這兩種都捨了，也沒有身了，也沒有心了；心裏也沒有貢高心，身也沒有驕傲的這種姿態。身也不驕傲，心也不驕傲。真正修忍辱的比丘，誰若罵你，你當他唱歌兒給你聽呢！或者你不會罵人，他罵你，你就

應該不懂他說什麼的，你就拿他當說日語，或者講英文。中國人沒學過英文，遇著你講英文，他不懂；西方人沒學過中文，你講中文，他也不懂。那麼他罵你，你不罵人，不講這個罵人的話：「喔！他大約是講日語呢！」或者：「他是說我最好！了！」明明他是罵你，你認為他是讚歎你，是講你好話；要反過來看！

他若打你呢？你當撞著門框上，或者撞到牆上了。譬如你自己走路不小心碰到牆上，把頭碰痛了，你回頭打這個牆一拳：「為什麼你碰我！」是不是要這樣子呢？不是要這樣子。你若撞到牆上，然後你再打牆一拳，你再痛得多一點。那麼有人打你，你也當就撞到牆上一樣嘛！你不認為這是人打你，也就沒有事了嘛！所以打你，你當撞到門框上；罵你，你當他唱歌呢！

「身肉骨血與眾生共」：不單說這個，真正比丘、菩薩發心，就有人想要你身上的肉，或者骨頭，或者喝你的血，你都應該捨給的，和眾生共同的。要行菩薩道的人，你就要捨頭、目、腦髓。頭先我沒對你們講？吃飯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看那個老虎餓得要死，沒有東西吃了，他就把他身體餵那個老虎去。你說！這老虎是世界上最惡的一種惡獸，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都一樣把自己的身體做布施，給這個老虎來吃。我問果前能不能有這樣犧牲？他笑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呵呵！

「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為己解，以誤初學」：他不講佛所說的不了義這個小乘法做為他自己的說法，來耽誤這個初機。就是拿佛所說的法，說它不是佛說的，是他自己說的法；他不這樣子，不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佛印證這個人得著真正的定力了。

如我所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像我這樣說，這就是佛所說的法；不像我這樣說的法，這就是魔王所說的法。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好像這個世界的六道眾生，雖然這個身也沒有殺、盜、婬，心也沒有殺、盜、婬了，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這三種的行已經圓滿了。「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你若是專門講大妄語，就是對這個定力不清淨；會成一種愛魔或者見魔，失去如來的種子。因為什麼失去如來種子呢？就因為他專門打妄語。怎麼樣打妄語呢？

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

「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就是所說的，沒有得道了，他就說他得道了；沒有證果，他就說他證果了。怎麼樣打妄語呢？普通的打妄語，那還不算；根本他對於修行上一點都不懂，也不知道怎樣念佛，也不知道怎樣修道，也不知道怎樣坐禪，也不知道怎樣持戒，就似是而非，道聽途說的。似是而非，就是說得好像對，但是實際不對的。聽著人家講這個道理，他說：「我也明白了，我早就明白了！」或者：「嘿！我已經得道了！我開悟了！我成佛了！」這叫「未得謂得」。沒有證果，他也不知道什麼初果阿羅漢、二果阿羅漢、三果阿羅漢、四果阿羅漢；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就說：「你知道我是誰啊？我就是羅漢哪！我就是佛啊！我就是菩薩！」也就像前邊講的那個差不多。

「或求世間尊勝第一」：或者想辦法宣稱自己是世間最高最第一的。好像文天說的，某某人問我們是哪一幫哪一派的？就說：「我們是曹溪的！我們這一班人都應該站到一起！我是第一，我是最最高的了，最高的領袖！我是美國佛教的開闢者，我是一個美國的佛教始祖，第一代的祖師！」就這麼樣講。

「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對他前邊的人說他證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羅漢了。就是好像我現在騙你們：「你知道我是誰啊？我就是佛啊！」這個人對他前邊的人說：「我現在證得初果阿羅漢了，我就是須陀洹哪！」又想一想，須陀洹還不夠高；等一等他說：「啊！我現在證了二果了！」過了五分鐘：「嘿！我真快，又證了三果了。」再過了一秒鐘，他說證了四果了；證四果，一想，這還是羅漢，還不夠是最高的，於是乎你說他怎麼樣子哪？「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四果阿羅漢他還不知足，喔！他見著人，他又說是辟支佛了，還比阿羅漢又高一層了！他又是十地菩薩，或者地前的菩薩。

「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他為什麼又說 he 自己是佛，又說他是羅漢，又說他是菩薩？他這個意思間，就是打大妄語欺騙人，叫人信仰他，貪信徒的供養。你不信仰，他就沒有錢收；你一信了，喔！這供養就來了！就因為貪供養，所以他也就不怕打妄語，墮落到這個拔舌地獄。

拔舌地獄，人打妄語，等墮地獄的時候，那地獄有一個鐵鉤子；這鐵鉤子把你舌頭這麼一勾，拿一把剪子就給剪下來。入拔舌地獄，你還講大話？你還打不打大妄語？還說不說假話？現在不用說什麼，就在世界上的那個啞巴；為什麼他是啞巴？就因

為過去生打妄語打得太多了！所以再做人也不會說話了。根本就不會講話了，你再騙人，看你騙誰？現在騙得自己不會說話了，這啞巴了！為什麼他啞巴？就因為舌頭被割去了。那個舌頭，你看現在他是有舌頭，但是沒有性了，所以他不會講話的。

那個瞎子為什麼他瞎了？就因為過去生他看不起人，他覺著他比誰都高，比誰都聰明，一切人都不如他；所以這回讓你看不見人，看你還如人不如人了？聾子也是，你知道他怎麼樣子做聾子的？就過去生專門歡喜偷聽人家講話的。人家講話，他就到牆那兒，耳朵趴到牆上來偷著聽：「喔！這人說什麼呢？那人說什麼呢？」好像現在這一些個做特務偷聽的，將來恐怕都要都要聾子的。不過你若知道錯了，若改，以後再也不聽了，就不會聾；再也不說大話了，就不會啞巴；你再也不看不起人，就不會瞎了。所以盲、聾、瘡、啞，這都是譏謗三寶而得的果報。

是一顛迦，消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

「是一顛迦」：這一種盡打大妄語的人，他自己未證言證，未得言得；自己不懂的事情，他就說懂了，這是一等的闡提。一顛迦，這也就是一闡提；翻譯到中文就叫「斷善根」，就把善根斷了；你善根斷了，惡根當然就是增長了。「消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這種打大妄語欺騙世人的人，這是把他自己的佛種都消滅了；把佛種斷了，也就像用刀砍那個多羅木一樣，以後再也不會生長了。印度有這種多羅木，長得很高的；如果用刀一砍它的話，它再怎麼樣，就永遠都不生了。

「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佛給這種人授記，是永遠都殞落，把他那個善根都斷了，他也沒有所知，也沒有所見，也沒有智慧了。殞，就是斷了，把他善根斷了。「沉三苦海，不成三昧」：墮落到三途地獄裏邊去，永遠都不會出昇了，他不能得定力。三苦海，就刀途、血途、火途這三途。刀途，有這刀山地獄；有血途地獄，周身總流血；有火燒地獄。

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

「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我滅度以後，我就命令這一切的菩薩和阿羅漢，用應化身去生到這種苦惱眾生的世界

去；在末法之中，他或者去做人身，或者去做畜生身，或者變種種的形相，而恆順眾生，去普度這一切的眾生。菩薩都一樣去做畜生的，你不要以為這是罵人說「畜生」；菩薩做畜生，是行菩薩道，要去教化那些個畜生。你看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做鹿王，度這個鹿群。

「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這些個菩薩和羅漢，他們變化的化身，或者就做出家的比丘、沙彌、或者做居士、或者人間的國王、或者或者做大官、或者童男、童女。居士叫白衣；就是不出家而護持三寶的人。怎麼叫居士呢？居士就要護持三寶的；出家人他自己也不種田，「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要在家居士來供養的。「如是乃至姪女，寡婦，姦，偷，屠，販」：像這樣子，乃至或者妓女，或者寡婦、或者強盜、小偷、屠戶、小販。寡婦，就是守寡的，沒有丈夫的女人。姦，就是很不正當的；所以男人，對女人有非禮的行為，這叫強姦。偷，就是偷東西。屠，就是殺生，做屠戶。販，就是販賣；或者販賣人口、販賣鴉片都不一定的。

「與其同事」：和他在一起做同一類的人，做同一類事。菩薩和羅漢為什麼做這一些個人呢？他就因為想度這一類的人；想度這一類的人，一定要用四攝法來攝受他。怎麼叫「四攝法」？

第一，布施。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有錢拿出來幫助人是做財施；懂得佛法，給人講說佛法，這是做法施；或者有人有驚慌恐怖了，你能保護著他，安慰他，令他不恐怖，這是一種無畏施。但是你做這種種的施，不要自己有一種貪心，有一種獲報的心。不要想：「啊！我現在做這個布施，我將來得到多少多少好處？」不要有這種心！做就做了，就忘了它，就沒有了。

要三輪體空，也沒有一個施者，也沒有受者；中間也沒有一個能施、所施，能受、所受，都沒有的。做完了，我做這個布施就是我應該做的；不要想：「啊！我這回做了功德了！我這個功德將來發芽結果，那我得的果報可就大了！」不要存這個心，要無心布施。說法也是這樣子，你給人說法，不要想：「喔！我給人說法，這回我可有了功德了，我這功德可大囉！你們誰都應該供養我了！」不要存這個心！凡是你做布施，不應該為自己的利益來做著想，不要說：「喔！將來對我有什麼利益，我才布施；對我沒有利益，我就不幹了！」不是這樣子！這是布施。

第二，愛語。好像佛讚歎阿難說：「善哉！善哉！」菩薩讚歎人說：「喔！你真是 good boy。你真是個好孩子。你這麼聰明，你真是有善根哪！」這讚歎人，這叫「愛語」。

第三，利行。就是他做什麼，你要對他有益；這是對別人有益，不是對自己有益。

第四，同事。就是他做什麼，你也做什麼。譬如這個菩薩要度這個姪女；這個姪女她很有善根，她現在根機成熟了，應該度她。好像本經這摩登伽女，過去就是個做姪女的，但是她根基成熟了。所以阿難回到祇樹給孤獨園，她也就追去了；佛一給她講法，她就證了三果阿羅漢，以後又證了四果。那麼菩薩也去變個姪女去度姪女去，因為和她們是同類、朋友，她講話，大家相信的。

好像在大學裏一般同學的，你說：「我歡喜信佛，這佛法是最妙的了！現在我研究什麼什麼經典。」這個同學一聽說：「那我也去了，我也想研究研究！」這樣大家都一起來研究《楞嚴經》來了。一樣的嘛！這就是你其中不知道哪一個是菩薩？哪一個是羅漢？但是你自己可不要告訴人！我說，是先告訴明白你；你自己不要說：「喔！我是菩薩，你們大家要聽我的話！」因為什麼呢？這佛不許可的。

「稱讚佛乘」：可是一同做事是一同做事，但是在這做事裏頭，遇機會就講佛法給他聽。說：「佛法真是太好了！這佛法太沒有比的了！」「令其身心入三摩地」：令他這一聽，就好像要吃糖那麼樣子，有癮了。就好像這個 Lisa 見著我，就：「give me one more candy（再多給我一點糖）！」像這麼樣子，這個佛法就比方是糖一樣的，令你同事想左吃一塊，右吃一塊，再吃一塊：「那你再給我講一點！你再給我講一點！」就這樣子。

講到這兒，我再給你們講一個公案。在以前，中國有個和尚，他的名字叫杜順；他有的時候也講經說法，有的時候也教人打坐參禪，有的時候又教人念佛，用種種的方法來教化眾生。杜順和尚收了一個徒弟，這個徒弟跟著他學佛法學了十幾年了，天天都對師父的行為很注意；看看這個師父倒是個什麼？是不是菩薩？是阿羅漢哪？或者是佛啊？就注意觀察這個師父。跟著十多年，覺得這個師父杜順和尚平平無奇的，人家吃飯他也吃飯，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人家睡覺他也睡覺，和一般人沒有分別；那這大約不是佛，也不是菩薩，也不是羅漢了！與人沒有分別嘛！於是乎就和他師父告假，說要走了。幹什麼去呢？就要到五臺山去拜文殊菩薩去；求文殊菩薩給他開智慧，想要開悟。

告假，就是辭行；就向他師父說：「師父！我在這兒學了這麼多年，我覺得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什麼也不明白；我現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薩了！我自己很愚癡的，想要開一點智慧。」他師父說：「好！你要去朝山，這是應該的。你去啦！但是我有兩封信，你給我帶著，交給兩個人。這兩封信，一封信就交給豬老母，一封信就交

給青娘子。」這我以前講過，不過有沒有聽著的，再給人講多一次。

那麼這頭一封信，就順路投給青娘子。到那兒一打聽，這個青娘子是個幹什麼的呢？就是個妓女。這個青娘子是個妓女，當然會說話啦！這個徒弟想：「唉！我這師父怎麼和妓女還有來往？是不是他的情人呢？就這麼遠叫我給捎信來！」就給這個信，說：「我師父杜順和尚有一封信交給妳！」青娘子說：「杜順和尚有一封信給我？那好！我看一看！」拿過信一看；看完，說：「好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坐那個地方就死了，就是入涅槃了。這青娘子走了，他說：「奇怪了！怎麼她看完這信就死了呢？我看一看究竟！」原來這個青娘子是誰？就是觀世音菩薩。那信上就說：「觀音！我現在事情完了，我要走了，她也跟著我走了！」喔！這青娘子所以也就入涅槃了。

他說：「啊！我若知道這是觀世音菩薩，我跪到她面前就不起身，不等她入涅槃！你說，我求她教我開智慧，教我開悟，這多好呢！可惜錯過機會了！」這叫「當面錯過，交臂失之」，所謂「對面不認識觀世音」，這當面錯過了。他還拿著第二封信去給豬老母送去；到那個地方，地址一打開，問「豬老母」，沒人知道。走到這人家的豬圈，有一隻母豬在這兒講了話了，說：「你找豬老母做什麼？」他一看，喔！這是個什麼怪物啊？說：「我找豬老母！我師父叫我有一封信交給豬老母。」這隻豬就說：「喔？我就是豬老母！你就交給我好了！」這信交給這個豬老母，豬老母好像識字，也好像不識字，就這麼唸；一看完了信，說：「喔！他的事情完了，我也回去了！」也就坐這個地方就圓寂了。他拿那封信一看，這個豬老母原來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他說，這普賢菩薩來做豬？這是這麼回事呢？自己還懷疑呢！

他也不知道，他師父「事情辦完了」是怎麼樣？於是乎就去朝五臺山，見著一個年紀很老的老和尚，說：「你來幹什麼？」他說：「我來拜文殊菩薩！我想求文殊菩薩幫我開智慧，令我開悟！文殊菩薩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我現在想求他開我智慧！」這個老和尚說：「喔？你拜文殊菩薩？你拜你師父，比拜文殊菩薩勝強萬倍啊！」他說：「為什麼呢？」他說：「你師父杜順和尚就是彌陀轉世，就是阿彌陀佛到這兒遊戲人間，來教化眾生。你拜他做師父，跟他十多年，你怎麼還一點都不知道呢？」他說：「我師父是阿彌陀佛？我看他不像呢！」哈哈！

說完了，一回頭，這個老和尚沒有了。這老和尚到什麼地方去了？就寫幾個字，說是文殊師利菩薩現在指示你，趕快回去拜你師父杜順和尚，他就是彌陀佛來化身。這個徒弟，你說怎麼樣啊？這一回相信了，當面遇著文殊師利菩薩來指示他回去拜他師父。於是乎，又慌慌張張就往回跑，跑到寺裏一看，喔！這個杜順和尚已經坐到那個地方入涅槃很多天了！這也是當面錯過，交臂失之。你說，拜了阿彌陀佛做

師父，然後跟了十多年，也沒有覺得這是阿彌陀佛；所以就又去捨近求遠，跑那兒去拜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指示明白他這條道路，回去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也跑了！你說這見誰？

「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無論是菩薩、是羅漢、是佛，就算是佛親身來到這個世界上，如釋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彌陀佛，或者是消災延壽藥師佛，或者是寶生佛，或者是成就佛；無論是哪一尊佛、哪一個菩薩、哪一個羅漢，他始終不會自己說：「我真是菩薩！你應該相信我的。我真是菩薩！你認識我嗎？你知道我嗎？我就是真阿羅漢哪！你知道嗎？」不會這樣講的；他一這樣講，這就知道是魔王的眷屬了。就有人讚歎你，說你是菩薩或者是羅漢；你自己也不應該承認說我是菩薩，我是羅漢！不應該承認的。

「泄佛密因，輕言末學」：為什麼呢？你不應該洩漏佛祕密的這種因，很隨便地就對末法的學佛人洩漏了你的來歷了。輕言，就是很隨便地說。怎麼樣子可以呢？等到死的時候可以；不死的時候不可以的。「洩則不住，住則不洩」，你的來歷是哪一個菩薩化身，你若洩漏了，那就趕快走，就趕快死去；若沒洩漏，還在這兒可以逗留幾天。為什麼呢？你若是洩漏了不走，那麻煩事情就多了！

惟除命終陰有遺付，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

「惟除命終陰有遺付」：惟獨到命終的時候私下留下囑咐，這可以的。你可以告訴人說你是某一個菩薩，但是還不能告訴所有的人；只告訴自己親信入室的弟子，一個或者兩個，不能告訴人多了。「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怎麼可以你這個人這樣子迷惑眾生，使令眾生成大妄語？自己打大妄語，沒有得道就說得了，沒有證果就說證了，這是個大妄語。

講到這個地方，我又想起中國近代的高僧印光老法師。這印光老法師出家了之後，就朝普陀山，就是觀世音菩薩那個道場；到了普陀山，他就閉關；閉關，就是把自己鎖到一間房裏邊，始終也不出去。在關裏頭做什麼呢？他在關裏就閱藏，看大藏經。這大藏經看一遍，天天看，一天到晚都看經，就要看三年的時間。那麼他看過三年再三年，看過三年再三年，他那麼看藏經看了十八年，看了六、七次藏經；在這十八年的期間，他沒有下過山。過了十八年，上海居士林就請他到居士林去講經，講《彌陀經》；印光法師他是山西人，講話大約一般人也不太懂，所以也沒有多少人聽。

當時就有一個在上海讀中學的女學生，她晚間就做一個夢。做什麼夢呢？夢中就有

個聲音叫她去聽經去；說是大勢至菩薩在居士林那個地方講《彌陀經》，你應該去聽一聽。那麼這個學生晚上做這個夢，第二天早起一看報紙，果然居士林有這個印光法師在那兒講《彌陀經》。她說：「是印光法師，怎麼說是大勢至菩薩呢？」於是乎她就去聽經。聽完了經，人家都走了，她就到法師的寮房裏請問這法師：「老法師！我做了一個夢，說是大勢至菩薩在這兒講《彌陀經》。那麼我看報紙，說是印光老法師在這兒講《彌陀經》；大約老法師你就是大勢至菩薩吧？」這樣一講，印光老法師就很不滿意的，說：「不准你這麼胡說八道！不准你亂講！」她也不敢講了！以後就皈依老法師。

過了三年，這老法師就圓寂了；她在這三年的期間，也不敢講她這個夢。等老法師圓寂了，她才對大家講；大家都：「嘿！你怎麼不早說？你早說，我們不就向老法師多請一點法嘛？」大家都怪她不早一點對大家說。她說：「老法師不叫我說嘛！」由這一點，大家才知道印光老法師就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所以等燒的時候，也燒出很多舍利來。

所以這就是等要臨終了，可以有一點表示；表示，也不能就說：「喔！你知道我是誰來的啊？我就是大勢至菩薩！」不能這樣講的。也就是或者在夢寐之中，或者叫旁人這麼給一點 test（試探），先先這麼給一點小小的這種預示。不能自己一定說：「喔！我是哪一個菩薩來的！」不能講的；你若講出，就要死，就應該死，不應該在這個世界上了。所以，現在的人公然就說自己是佛了，這真是和《楞嚴經》大相反。不錯！一切眾生都是佛，但是你要修行才是佛；你若不修行，那你或者是馬、牛、羊、雞、犬、豕，或者是畜生，或者是餓鬼，或者墮地獄，都不一定的。不能說：「喔！我就是佛了！」你是了佛了，我是什麼？我還沒是佛呢！你就是佛了？真是奇怪了！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阿難哪！你聽到了沒有？你現在教化世人修定力。「後復斷除諸大妄語」：後復斷除一切的講大話。切記不要自己說：「喔，我開了悟了！或者我證了果了！或者我是佛、我又是菩薩啊！我又是羅漢哪！」你看這個羅漢、菩薩這麼不值錢，遍地都是。「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不要叫人打妄語，說假話，這叫做現在的如來和過去的佛第四種決定的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

誰成就？

「是故阿難」：因為這個，所以阿難！你應該要知道，「若不斷其大妄語者」：要是不戒除這個妄語的話，「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就好像你用人糞刻一個栴檀的形象，你想在這個人糞上找這個栴檀香氣，沒有這個道理的。你說！你打妄語，就變成臭了。就比方你修禪定，說你成佛；你打妄語，就等於人糞一樣的。你想打妄語來成佛，那就像你用人糞來雕刻栴檀木的佛像一樣；說我這個人糞就是栴檀香，就有一股香氣，這根本沒有這個道理的嘛！人糞是臭的，怎麼會香？你刻出來這佛像，它也是臭的，不會有香氣的。所以無有是處！

「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我教一切的比丘要直心，說話也要直的。不要向東轉轉，向西轉轉，拐彎抹角的，要直心，你直心就是道場；你若不直心，就像用人糞想要刻栴檀像一樣的。這裡說「比丘」，這就包括在家居士都在內了。說：「我們在家人沒有份，這單單說的是比丘嘛！我們現在是在家居士，佛沒叫我們這樣子！」不是的。提出比丘，因為比丘是佛法的代表，這一切在家居士就都包括在內了。

「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前幾天不講這個四威儀？行、住、坐、臥，各有二百五十個威儀，合起來是一千。在這行、住、坐、臥四威儀，一切行中尚且都要往真了做，都要實實在在去修行，不可以虛假；你怎麼可以自己稱說：「喔！我就證了菩薩果了！我就得了阿羅漢果了！」怎麼可以講的？不可以講的。

所以，我們沒聽經，隨隨便便亂講亂說，自己歡喜說「我就是佛，我就是菩薩，我就是什麼」，這還可以的；聽經之後，你知道這個都是不可以的。為什麼呢？你這樣講，就是打大妄語。我不講嗎？打大妄語就要墮落拔舌地獄的，那個舌頭將來要被拿鐵鉤子勾住，就連舌頭根子都拔出來；拔出以後，來生就啞巴了，再也不會說話了！看你打妄語騙人？

「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假設一個最窮的人他妄自尊大，說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皇帝：「我就是皇帝啊！我就是皇帝！」你說怎麼樣啊？嘿！他這樣一講，被這皇帝知道了，趕快把他抓來，就禍滅九族；誰和他是親戚也殺，誰和他是朋友也殺，家裏大人小孩子一起殺，都給滅了。你說，這皇帝做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在沒有得道，沒有證果，你若是自己就說證果了，這就好像一個窮人自己封自己做皇帝一樣的，將來一定是滅亡的。這人間的皇帝，尚且你不可以隨隨便便自己封自己做皇帝，自取滅亡；況且是佛呢！佛的果位你怎麼可以妄自

來竊取呢？

「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你在因地修道的時候，你就不往真了做；你將來到結果的時候，也是轉彎抹角的，很多曲折的，不會即刻你就證果了。意思就是：你再這樣子修，修多少個大劫，也不會成的。「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你以這種專門打妄語的行為想求佛菩提，就好像自己想咬自己肚臍子這樣的人，你怎麼可以成就呢？怎麼樣也咬不到的，你口構不著肚臍子。

若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實，入三摩地，永無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

「若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實」：假設這一切比丘和居士的心就像弓箭的弦那麼樣直，無論任何的事情，都要真實，不要打妄語。不要像那個弓背，要像那個弓弦那麼樣直；若不直，打妄語，差之絲毫，就謬之千里。你這兒打一句妄語，成佛就要晚了幾萬萬個大劫。嗯！你看看！那是誰吃虧？「入三摩地，永無魔事」：能以得到正定，永遠他也不會有魔障發生的。

「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我印證這一個人他可以成就菩薩這個沒有再高尚的這種智慧，這種的覺悟。哪一個人呢？就是一切真實，他心就像弓弦那麼直的這個人。

如我是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像我這樣講的道理，這就是佛所說的道理；不依照我所講的這個道理，和我所講的道理相背了，這就是魔王所說的。不合，就是不相和；波旬，就是魔王。